

已  
言  
卷  
八  
樂  
記



志學堂禮記擬言卷之七上

崇明增廣生王者佐佑君氏纂

男大齊道久氏校

樂記第十九

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  
此于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樂  
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也魏文  
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按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  
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  
周衰禮壞其樂元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  
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

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樂記事也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李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共二十三篇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臨川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

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之內十一合為一篇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此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此言樂之本樂必有音音非作于外音之起由于心即如人之言語音也有心必有所向有所向而言語以達其心凡音皆由于心生也但人心本靜亦極活潑有所

感則動人心之動外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情動于中  
斯發之口而為聲聲與意相應或高或下或清或濁隨  
心而發自有天然之節而清濁高下參差不齊調和而  
出之斯為天地之中氣人本之于性者也然清濁高下  
各自為一聲不可為樂合之則生變變而無文亦不可  
謂之樂輕重迭出長短相承而為曲調以成方于是乎  
音生矣此合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音之樂器及干戚  
羽旄以舞之乃謂之樂可見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皆從  
心生而非矯揉勉強之為也雖有八音而無干戚羽旄  
則不舒暢發越故有音有舞而樂正焉要之音者發于  
心舞者亦所以動蕩其血脉而消散其沉鬱皆和情養

氣之為豈徒供耳目之賞玩而已哉

干戚武舞  
羽旄文舞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

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心嘽以緩其喜心感

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

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

而后動

噍音焦殺色介切  
樂音洛嘽昌展反

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夫樂有五聲六律更

唱迭和而要皆音之所由生樂生于音而音之生也有

由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而後發也是故人之所感不

同而聲之所發亦異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

其聲噍急而肅殺外境嘉善其心歡樂樂感在心故其

聲寬綽而紆徐外境與心適合心必喜喜感于心其聲  
必發揚而舒散外境悖逆則心恚怒怒感在心其聲粗  
率而嚴厲外境嚴肅其心敬畏敬感在心其聲正直而  
廉隅外境如意其心親愛愛感于心其聲和悅而溫柔  
六者皆人之情非性也感于物而後動而易失之偏者  
也。喜怒哀樂愛敬情也而其于性發而中節則謂之  
和和乃樂之本也一有乖戾便失其和而不可以為樂  
矣即嘒殺等音在所必有務在中節耳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  
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其心  
而出治道也

此言先王制民之情而不失之偏是故先王慮民之任  
情而違其性也立教以慎民所以感之者設為尊卑長  
幼相接之禮以引導其志而不違其序設為五聲十二  
律之樂以和其聲而不使之乖戾立政以示民一定之  
行制刑以禁民犯法之姦禮樂政刑四者其事雖殊而  
其極一歸于慎其所以感之者令之中正和平而不偏  
不悖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樂之音雖感于心而動  
動無不和是以謂之樂也雖兼言禮與刑政實則樂為  
主耳示民以禮督之以政而威之以刑則民心自歸中  
正中且正則心自和而樂行其間矣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言人心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凡音之哀樂喜怒敬  
愛皆生于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之于聲雖有焦殺嘽  
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別止可謂之聲而不可謂之  
音至于作詩之際輕重相調聲韻和諧五聲會合為曲  
如五色成文乃謂之音是故治世風清俗美民安以樂  
樂音亦安以樂其政和平亂世法嚴令酷民怨以怒樂  
音亦然以怒其政乖戾亡國上暴下慢民哀以思樂音  
亦哀以思其民困窮而無所告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  
先王必慎所以感之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  
濫之音矣

集說劉氏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為最多而聲至濁于  
五聲獨尊故為君商屬金絃用七十二聲次濁故次于  
君而為臣角屬木絃用六十四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  
中故次于臣而為民徵屬火絃用五十四其聲清有民  
而後有事故為事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為最少而聲至  
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五聲本于黃鐘為宮然旋相  
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于  
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  
殺其有不當過而過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

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

不怙慝矣怙音規慝昌制切微上聲去上聲還音旋殺去聲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聲荒散由于其君之侈肆而驕也商亂則樂聲偏陂由于臣不盡職而壞也角亂則樂聲憂憤由于其民怨怒也徵亂則樂聲哀戚由于其事煩雜而勤也羽亂則樂聲危殆由于其財匱乏也五者皆亂如臣陵君民過臣迭相陵軋謂之慢無君

臣民物之分別而上下鉅細雜亂也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聲音之道實與政治相通而國之興亡繫焉州鳩論鍾師曠論音豈不信與。音由心發而政治之得失國家之興亡繫焉者樂雖由五聲六律而成然必有其德乃可以奏其樂清濁相因高下相濟金石絲竹匏土草木無一不具而德不足以勝之則按之宮而宮亂按之商而商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天地自然之音得其理斯和不得其理而不和不可強也今之樂章久亡恨不得其精微即或存之亦恐不能條理秩然依永和聲也世道之升降亦從此可想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此言音關乎國之亂亡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音  
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桑間有桑之地濮上濮水  
之上也皆衛地其音乃亡國之音也有此音即可以知  
其政之荒散而無紀律也即可以知其民之流亡而不  
安其土也君既失政在下自爾誣罔其上行其私意違  
背公道不可禁止也○昔殷紂作靡靡之樂衛靈公之  
時將之晉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聞鼓琴之聲問左右  
皆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明日即去乃至晉國見平  
公平公享之靈公曰今日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  
可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

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師曠曰昔師延  
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代紂師延東走自投濮  
水之中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聞也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是故知聲而不  
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  
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  
樂知樂則幾于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此言音易識而樂難知有聲斯有音有心斯有聲故音  
者生于人心者也此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  
得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者也陰



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禽獸知有聲而不知五音之  
和諧是聲易識而音難知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  
樂之大體是音猶易知而樂難識也惟大德聖人謂之  
君子乃能知極樂之理是故音由聲生先審其聲然後  
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  
審其樂然後可以知政聲感善惡而起若能知樂則知  
善之當為而惡之不可習化民之道在是而治道備矣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  
樂則能正君臣民與事物而理之極精極微處無不明  
徹幾于禮矣幾者辨晰之精詳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行道而有得謂之德禮樂最精微而有得于心何所為  
而不善是以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蓋言其舉動得宜而  
心氣和平大有得于道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  
能知聲心有所識者皆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  
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  
知聲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  
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聞韶季札聘魯觀樂此君  
子之知樂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  
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  
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此言樂不取乎聲音之備食饗是比非並言也樂以昭德是故五聲八音無不和而謂之樂而樂之隆盛非取乎音之極其美也食饗似取乎備物而禘祫之重禮非極滋味之美以為敬也蓋樂取乎移風易俗清廟之瑟練朱絲以為絃絲不練則清練之則聲濁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清而速為堪聽偏取遲而濁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聲也此聲初發一唱之僅有三人從而和之和者少非極聲音之美然而其中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酒以旨酒為佳俎以肥脂為美羹以調和為善尚玄酒則清水也俎腥魚則生而未熟也大羹不和則無醯梅之調也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其中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耳目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不使之入于偏私也人道不正由于好惡之不正好惡正則可以反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一倡三歎朱子謂一人倡而三人和非三歎息之謂也

人生而動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

者詐愚勇者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此言人之感物而動感于惡則天理滅而失其性之本然人當靜時一物未感一念未萌天理渾然感于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于是乎有欲也人心虛靈事至物來則心之知足以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此人情之正原于天性者也任其情之所向而無理以節之于內本然之知為外物所誘不能反躬而得其好惡之正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天理于焉滅矣夫人之與禽獸異者惟其心之虛靈不為外物搖亂耳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道心不能為主而外物交于

耳目之物遂引之而去則人化而為禽獸之物人化物也者天理滅絕而窮極夫人欲者也于是有悖亂違逆欺詐虛偽之心有淫蕩沉佚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制夫弱衆者暴虐夫寡知者欺詐其愚勇者苦難其怯疾病不能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自此至樂云廣明禮樂相須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本于性原于情實作法度以遏人欲蓋節制夫人而不

使之過不及也人為猶言為人也人之哀死其情無窮  
喪期無數制為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則有定期焉人  
之好逸樂其樂無厭不能和順于義理故為鍾鼓干戚  
之樂以和之則不至于濫焉人有男女之欲其情難制  
為之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男冠而娶女笄而嫁非有  
媒妁不通名同姓百世不為婚夫婦之倫于是正焉人  
之相接易于相凌相抑制為射之禮尚德不尚力而雍  
容揖遜制為鄉飲之禮尚德尚齒而主人有溫和之氣  
賓介有嚴肅之心賓客食饗獻酬有則揖讓有儀俾之  
各得其宜也人有尊卑上下禮以節之使民心無悖逆  
聲有五音六律樂以和之而不至于亢戾政以率其倦

怠而禮樂之教無不行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禮樂之  
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于天下而民無悖違之  
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已上為樂本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  
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樂上下共聽無不和合為同禮有尊卑長幼之別為異  
同則無所區別故相親異別有等級不可褻慢故相敬  
樂勝而無以節之尊卑無別則失之流蕩禮勝而無情  
義以聯屬之則失之離散有樂以合情內和而不乖戾

有禮以飾貌外嚴而不渾雜禮資樂而不乖樂得禮而有節此禮樂相需之事也行禮而得其宜謂之義禮義立則貴賤有等而不相禁亂矣樂之文采諧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惟其有等級而和好好所當好而尊賢人惡所當惡而黜不肖則賢不肖區別矣賢不肖既別則禁暴虐之人而爵祿加于賢者政教均平矣由是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于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于流又以仁義為禮樂之原如此則民皆受治于上而大化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集說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于中進退周旋之序著于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又能親吾親無怨不爭則人皆化于善而凶暴之民不作諸侯感其德化莫不遵王之道而賓服下無亂民上無暴君則兵革藏而不試人皆奉法而無罪五刑措而

不用君賢既無酷政民淳又不生彙則百姓無患害蕩蕩平平萬邦協和天子何怒之有如此則樂之達于宇內無不和矣合父慈子孝而相親長幼循其序而處之以敬四海之內無乎不然天子如此則禮行于天下矣樂與禮本相因而禮者樂之本樂達則禮行矣禮不行樂不達先言樂達而後言禮行者此篇本言樂因而推原其禮樂達則禮之行可知矣故先樂而後禮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此節言禮樂與天地合德天地氣靜而生萬物大樂惟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惟與天地同和故能生成萬物而不失其性也惟與天地同節故用禮以祀天祀地明則以禮樂教人禮主戒而樂主盈幽則尊敬鬼神循其屈伸往來之序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實則一理也聖王能如此以行禮樂則行禮得所四海之內合其敬行樂得所四海之內合其愛矣禮之尊卑有別是殊事也而無不盡其敬是合敬也樂之宮商異調是異文也而無不歡愛是合愛也禮樂之狀質文各異樂

主和禮主敬以之致治則同故明王以之相沿也言前代後代或質或文因而損益也聖人所為之事以禮言時謂所值之時並者事隨時而並行也如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並行名樂之名也功帝王所建之功也如堯之大章有章明之功舜之韶堯有韶堯之功武王之武王之大武有勤亂之功也。集說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為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為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也善觀者既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為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為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徐樂之文也簋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揚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此節申明禮樂之有器有文與夫聖明之所以作述鍾金為之鼓革為之管竹為之磬石為之所以為音也羽羽毛籥或三孔或六孔或七孔竹為之干楮也戚斧也所以為舞也籥亦所以吹而羽籥並言文舞持羽吹籥所謂籥舞也此皆樂之器也樂之舞也有屈而下有伸而上有俯而低其首有仰而昂其首綴舞者行而相連綴也兆謂舞外之營兆也舒舞之緩也疾舞之急也此

樂之舞乃樂之文也。簋方而籩圓，盛黍稷，俎受諸肉，豆受諸醢，制度宮室，衣服器用，有貴賤之等，列文章，五色比象，有文采，章別禮之器也。升而上升，而下周旋行禮，周曲而旋也。裼袒上衣而露裼，襲謂拊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此行禮之文也。人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則能創造自古未有之禮樂而作。知禮樂有屈伸俯仰，周旋裼襲之文者，能述作者如堯舜黃帝之造律呂，垂衣裳，此聖人也。辨說是非，稱述古人之制作，以示後世，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或以為明人，或以為聖人，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

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此言禮樂由天地而來。集說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的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于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



者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于地者而制故  
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  
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  
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  
禮樂以贊化育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  
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  
音用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此言禮樂之文質不同而微顯有異樂主和同論說等  
倫無相毀害樂之情也蓋樂中之語言有倫有序不相  
妨害方見其和故為樂情八音克諧使物歡忻此樂之

事迹也官職也事也言忻喜歡愛為事也中者行之無  
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是禮  
之本質也外貌莊嚴而不佻敬畏而不肆恭恪而不懈  
和順而不暴是禮之節制也此聖人之所獨得而非他  
人之可知可能也若夫樂之施于金石播越而為聲音  
而用其禮于宗廟社稷以其禮事乎山川鬼神則人之  
所共見可以循一定之法而行與民同之者也。金石  
聲音樂也統之以禮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乃以成  
禮金石聲音者樂也而用之以祭祀則為禮樂分之為  
二合之則一也集說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  
之音不免費解余照註疏之解謂其樂中之論有倫有

序前後不相悖謬乃為樂之情。自樂同禮異至此為樂論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孰作熟亨作烹辯音偏此言為治者必制禮作樂惟大聖人有之王者治天下之功業既成作樂以應民心之樂治天下之紀綱法度已定制禮以應之使人有所遵循也治天下之功大者其詩歌音律無所不備治天下之道辯者儀文度数無所不具干戚之舞以時當尚武故樂有干戚非如舜時

之文德備樂也熟烹而祀後事亡如事存之意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非通達之禮也五帝皆有樂而其時各殊其功不同不相沿仍習以為樂三王皆制禮而主敬質文隨其所處之世而制之不相勦襲以制禮樂以為樂若奏樂而欲極其聲音之盛則生悲故云樂極則憂禮必須中節粗畧而不能詳審則節文儀度必有偏而不舉者故云禮粗則偏及夫敦厚于樂遠可而止不至于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于粗而偏者其唯大聖乎大聖心和氣平性情中正詳審周密制度咸宜此其所以無憂不偏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于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此一節申明禮樂配于天地禮樂具備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不同萬物各散而殊途此自然之序也聖人法之制為尊卑上下之禮而禮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天地自然之和也聖人法之興其歡忻和悅之樂而樂興矣以四時之氣言之春而興作夏而長盛天地生物之仁也秋而收歛冬而藏密天地成物之義也仁主于愛而樂以導和近于仁義制于斷而禮以定分近于義此皆聖人之效天法地

而有禮樂也分而觀之樂者敦厚其氣之和而發揚鼓動如神之流行而變化是率神而從乎天也禮者分別其倫之宜而制度品節如鬼之專一而寧靜是居鬼而從乎地也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蓋樂者敦厚天地而發達乎陽之所生禮者辨別天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官猶主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此與繫詞畧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皆本于天地自然之理觀天之至尊而在上地之至卑而在下則君臣之禮定矣澤卑而主受山高而臨下則人世貴賤于此而位矣陽動而有為陰靜而順承則于動之有常而知其大于靜之有常而知其小小事大事不于此而殊乎趋向有善惡邪正之不同各以類而相聚凡物有飛潛動植之各異每以羣而分別則知人之性命不同才德異致賢而貴者宜尊而崇之愚而賤者宜輕而賤之矣在天有日月星辰之成象在地有山川人物之等倫則人之衣服宮室旌旂物色自當各有其儀而不可亂也

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非聖人之意造而強以制人也此言其體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

樂者天地之和也

上上聲齊音躋暖音煇

此言樂本于天地之和地之氣上升于天天之氣下降于地陰陽交會而相摩天地之氣為之動搖而相蕩物生于氣而未發又用雷霆以鼓動之風雨以奮發之物非和氣不生復動之以四時之相濟煇之以日月而百物之化育具焉如此則樂者法天地之和氣非聖人之無因而作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別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天地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聖人之作樂所以調和變化也男女無辨如同姓為婚及女不以夫為天夫不能刑于其妻之類是亂倫傷化而天下大亂聖人制禮所以分別倫類也天地之情化時辨男女聖人之作樂制禮乃天地之情也人之五倫皆不可悖而男女之倫尤為重故摘此以言之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

云

此節極言禮樂之大法乎天地及夫禮樂之上極至于天下蟠委于地禮法動靜有常樂法陰陽相摩是禮樂行乎陰陽也以之祭祀而鬼神來格是通乎鬼神也窮高極遠而上于天莫深于淵莫厚于地而無不知蓋流行克塞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樂本于天故著不息禮本于地故著不動不動者藏諸用也不息者顯諸仁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蓋靜資乎動以為功動由乎靜以為本有天之動不可無地之靜有

地之靜不可無天之動也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劉氏曰自一陽生于子至六陽極于巳而為乾此乾知大始也自一陰生于午至六陰極于亥而為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于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十一復十二臨是坤主秋冬也自王者功成作樂至此為樂記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舞行之行

音抗知其行之行去聲綴音拙

此節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之事昔者舜作宮商角徵羽之五絃琴以歌南風之詩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琴歌五響即樂也此僅為舜象德之樂夔之所作則合上下及功之大小而分別之以賜諸侯也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有德斯賜之樂無德不賜樂也德亦有盛不盛之分德盛則人皆感化尊崇其教年歲豐美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德薄不善治理民不勝勞苦賞之以樂舞人少舞人相去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德盛民之感化速而莫不逸樂賞之以樂舞人多舞人相去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死後聞其謚

知其行也。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人子如天之南風以養物也。鄭云其詞未聞者蓋南風之薰分可以解吾民之愠矣。南風之時分可以阜吾民之財矣。此四語出于尸子雜說不以此為微也。夔為樂官作樂不止為賞諸侯而賞諸侯之樂亦備綴長綴短者綴鄴聚舞人行伍之處立表鄴以識註疏以民勞為不賢綴遠人少而希也民逸為賢綴短人多而密也集說應氏則以治民二字為讀勞者勞于民事也逸者怠于民事也則以綴遠為賢綴短為不賢但行列有定位人多也如許人少也如許則當以舞人之相去為短遠非綴之行列有遠短也故余從註疏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此論六代之樂堯之樂名大章言堯之德章明于天下也黃帝之樂名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黃帝之德施被于天下無不周徧是為備具矣舜之樂名韶韶之為言繼也言舜之道德繼紹于堯也禹之樂名夏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武也言于人事盡極矣殷周不加註釋者殷周際君臣之變湯以救護斯民為樂名武王以武功定天下為樂名故學經以盡字加之蓋謂能盡人事之所當然也。黃帝作咸池之樂堯舜增修而用之故曰備矣列于大章之下至周謂之大咸堯不增修謂之大卷又謂之雲門雲

門大卷一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此節明所以治民天地之道寒暑各有其時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不合其時則人多疾五日風十日雨則風以鼓物雨以潤物若不合其節則五穀不成而民飢君之有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因乎時則傷世而民失其所君之行事民之風雨也事不同節則不能成功然則先王之為樂法天地之寒暑風雨以治民也施于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乎君之德矣可知先王作樂

不徒在歌舞之迹本之以仁義道德而發之為歌舞之節所以去人暴戾之習而進以和雅之休故變化風俗莫善于樂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此言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防淫亂也夫豢養其豕以為



酒本為行禮非以為禍也因飲食無節至于行醜聞爭殺傷而刑獄增益繁多則是酒之流害所以生此獄訟之禍也是故先王因酒之足以生禍而酒又不可廢士之饗禮惟有一獻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至于百拜是意在于敬不在于酒也惟以敬為主終日飲酒所飲無幾不得而醉焉此先王以酒盡賓主之情而不多飲以致禍所以脩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賓主之歡而不可過也夫樂有五聲十二律干戚羽籥以之訓民使法象其德而非徒悅耳目也禮有節文度数揖讓登降以之治民所以綴止淫邪也是故先王有喪葬之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喜慶之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有禮則不

至于滅性樂有禮則不至于淫佚故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淑善其民心其感動于人最深風謂水土之風氣剛柔舒疾之不同俗謂方隅之情欲好惡趨舍之各殊用樂化之使惡風移而弊俗易故先王作之樂以著其教焉○百拜其言其多綴止也豢豕為酒謂豢豢其豕以佐酒也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此為

樂施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志當作急

唯音焦殺思並去聲

自此至淫亂共六節言人心不同隨樂而變人有血氣

即有心知是皆性也其性則盡人同而所感不恒故哀  
樂喜怒無常也內心應乎外感外物來感已心遂應之  
念慮因之而動感乎哀則哀感乎樂則樂感乎喜則喜  
感乎怒則怒為外物所動然後心之術形于聲音焉急  
促微細唯枯殺滅也哀心感者其聲唯以殺故作樂而  
有急微唯殺之音則民感之而哀思憂愁

單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單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畧節奏也  
樂心感者其聲單以緩故單緩之音作則其民感之而  
安樂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賁扶粉切

粗厲粗疏嚴厲也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  
起奮末者極盛于起初而奮振于終末也廣憤言中間  
絲竹匏土草木之音皆怒也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  
粗厲等音作則民感之而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廉有稜隅也勁堅強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廉  
直等音作則民感之而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寬寬容裕優裕肉圓潤好溫雅順柔順成曲成和冲和  
動流動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寬裕之音作則民感  
之而慈愛采風以觀民風者審樂以知國政此之謂也

而移風易俗豈不在于樂乎。肉好二字集說本考工記註以解之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之圓瑩通清耳鄭氏註此則以肉為肥字亦難解又云或為潤余從潤字之解。疏肉厚重也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流如水之流無定也辟偏而失中也邪妄而不正也散雜而無序也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言流辟邪散之樂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喜心感者其音然也故聞此音之民自爾流蕩淫

佚不循禮法而為亂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以見樂之通乎天地陰陽之微協乎人倫物則之妙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先王本其性情而稽察夫十二律長短之度隔八相生三分損益之數因清濁高下之音而制為君臣民

物與事之禮義妙合乎造化生氣之和以發育萬物道  
達五常之行以彰仁義禮智信之德大樂一作遂使天  
地之陽氣發動而不至于消散陰氣凝靜而不至于閉  
塞人心之剛氣正直而不失之忿而怒柔氣溫和而不  
失之懦而懼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于中而  
發形于外于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  
不相奪倫也聖人因人情而作樂有度数禮義之詳而  
以之和天地之氣平斯人之情及天氣人情感而太和  
則樂無怙滯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  
之學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立之等十三  
舞勺成童舞象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省察其音

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成文采也用以  
檢約其固有之善使之成德是繩人之德而使之仁厚  
也至大如宮至小如羽律之使各得其稱律謂以法度  
整齊之也始于黃鍾之初九終于仲呂之上六比之使  
各得其序比謂以次序聯合之也以此法象而寓人之  
事與行如宮為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象事行也使  
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人倫之理得失皆可于樂見之故  
故曰樂之為道觀之而無所不該其義深矣樂觀其深  
是古語引之以結上文也○象事行事所為之事行一  
身之行宮象君商象臣可以象之而作事立行也樂聲  
調和故可以辨親疎樂聲有清濁高下故可辨長幼貴

賤樂有陽律陰呂故可以知男女之道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  
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  
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奸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戒平  
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言樂不平和百害俱至天地間和則無乎不遂不和  
則無乎不壞草木生于土地力竭而土敝則草木不長  
魚鼈生于水澤梁之入無時則水煩擾而魚鼈不能大  
蓋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生物自不得成遂  
也至治之世禮酌乎中樂得其和世亂則上下無序而  
禮慝男女不節而樂淫是故樂淫則其聲哀戚必至于

傷而無端莊之度樂之過則歌舞市井俾晝作夜而不  
相安禮慝則無敬畏之心慢易自滋而不知節流湏沉  
溺而不反本聲寬緩而廣則容納姦淫之情聲音急促  
而狹則激發其邪思貪欲感天地暢茂條達之氣一味  
歡忻流蕩而滅平和之善德是以君子賤之棄而不用  
也言樂以平和為美湛于歡樂而不知節必至于傷風  
敗俗是以先王作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德而不徒  
歌舞以為樂也

自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此為樂言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此節言姦聲正聲各以類相應姦邪之聲感動于人即有違逆之氣應之姦逆二字本同一義但以聲言之則為姦以氣言之則為逆逆氣積而不解必見之于事而成象淫亂之樂由是生焉中正之聲感動于人即有和平之樂興焉感者倡也應者和也善倡善和是倡和有應也回乖違邪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于善之分量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應也。○正人君子雖有姦聲不能感動淫亂小人即有正聲亦不入耳但以常情論之因聲動氣者為多聲入于耳氣發于心氣既發則必見之于事而為象如

黃帝聞鳳凰之鳴即感而作六律六呂衛靈公聞濮水水音即感而召師涓寫之蓋正氣邪氣得于有生之初而徃徃成于有感萬物之理各以類感相動正以見惟有逆氣故感姦聲惟有順氣故感正聲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此言君子之去淫聲用正聲也是故君子反而慎其性情之正循乎理以調和其心志比擬善類以成己之美行不使姦聲亂色留停于耳目以蔽其聰明淫樂慝禮絕之惟恐不遠斷不使之接于心術惰而不恭慢而不

敬邪僻不正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  
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乃學者修身之要法蓋循乎禮  
乃有樂邪聲可以感動不循禮之人循禮所尚之音無  
不正也行去聲比  
毗至反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  
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  
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此節承上節明正聲之道言大樂可以安天下也百體

順正以行義然後發動于心志而有聲音聲音之妙莫  
過于琴瑟所以文飾乎聲音也非舞不足以鼓動血脉  
則以干戚動之樂以悅人心志不可以太樸有羽旄以  
裝飾樂具琴瑟之音細緩不甚發揚從之以簫管則高  
朗而可聽凡此者皆聖帝明王有仁義禮知忠信之德  
奮發其光輝于聲音舞蹈之間鼓動其四時陰陽沖和  
之氣以著成萬物當然之理使風雨順寒暑時鬼神之神  
屈伸往來無不中適是故清明者樂之聲象天之高遠  
而無不覆廣大者樂之體象地之安貞而無不載也自  
始至終終而復始象時之春生夏長秋歛冬藏而不失  
其序也其歌舞之循環而委曲者樂之周旋也象天之

風以鼓之雨以潤之而不違其節也五聲協于五行宮者土也商者金也角者木也徵者火也羽者水也五行各有其色則五聲配乎五色五聲之有清濁高下相間而成樂如五色之青黃白黑赤之相間成文而不雜亂樂有八風八方之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立春條風至條者生也又四十五日春分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又四十五日立夏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又四十五日立秋涼風至涼者寒也陰氣行也又四十五日秋分閭闔風至閭闔者咸收藏也又四十五日立冬不周風至言陰氣未合化也又四十五日冬至廣莫風至廣莫大莫

也開陽氣也八方之風配乎八卦方位震東北條風離東明庶兌東南清明乾南景風巽西南涼風坎西閭闔艮西北不周坤北廣莫律十二月之律歌八風必從十二律以節之而不相侵相奪而至于姦雜也歌舞皆有度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各得其數而有常不相紊亂大小相承者八音之中有高而大者有低而小者大小之音並作而調和以成樂也終始相生者一音將終一音又始是終以生始始以生終所謂累累如貫珠也先發聲者為倡後應聲者為和黃鍾至仲呂為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鍾為清短者清也或清倡而濁和之或濁倡而清和之五音迭相為宮以是為常也故先王之樂



行而倫類清明人聽之耳聰目明血氣和平變移弊壞  
頽風改革昏亂惡俗天下皆寧矣此樂之所以關于世  
道人心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此言君子小人各有所樂結上四節以起下節之意樂  
之為言人之所以歡樂也君子志在于仁義禮知得其  
道則樂小人情溺于驕縱淫佚遂其欲則樂要之以道  
制欲而不知有道百計以遂其私欲而已要之以道制  
欲念念惟恐不合于道而制其私欲則鍾鼓羽籥所以  
陶情適性自有樂趣而不亂拘乎人欲而不知有道則

鍾鼓羽籥適以逆情亂性多其昏惑而不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德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  
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  
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此節承上文君子樂得其道而極言其樂之盛是故君  
子反乎自然之情以和諧其志推廣其樂之道以成教  
化斯民之術樂行于天下而民知趨向于仁義道德之  
方可以觀君子之德行矣蓋君子本德行以為樂樂行  
即君子之德行及于天下故可以觀德蓋德者性之端

也性蘊于中不可見發之為德而性之端緒乃可見是德固本于性而非外來也樂者非悅人耳目之具有其德方可作其樂樂乃德之英華發露也金石絲竹豈遂足以為樂乎作樂非此不成聲乃樂之器也樂必有詩言樂之志意在于此也樂之有歌者有志必有聲所以永其聲也舞非飾觀心之所喜不獨形之于口又必發見于身舞所以動其容也詩歌舞三者皆本于心志動而形于詩而有咏歌之聲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動其容焉然後有金石絲竹羽旄干戚之樂器以從之是故情深于內自爾形之于詩而發之為歌舞文明著見矣和樂之氣極其盛自爾宮商迭奏

八音文錯變化不測而神矣摠之和順之德充積于中而英華之美發見于外欲已而不能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善積于中則善聲發于外惡積于中則惡聲見于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曰唯樂不可為偽。反情之情如孟子乃若其情之情蓋人之情本無不善自人欲亂之而情始有不得其正者此非真情也蓋性者本也情發于性離性而有情豈得為情故君子本其天命本然之情是極大本領反非正反之反乃反求之反跡謂反已淫欲之情者非

樂者心之動也聲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

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此節言樂舞與聲音相續足以化民成俗其效甚大也樂者非觀聽之具其心有蓄積發動而不能自己也于是乎有聲者樂在于心而象著于外也歌有抑揚頓挫高下疾遲文采見焉節奏具焉此聲之飾也君子有諸內而動其本樂其有象然後治其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之飾是故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其衆聽警戒樂人也舞之將作三舉足以見步之方發一節既終而再

始再擊鼓以著明其進亂終也復亂二節又終也飭歸又擊鏡以謹其退也此舞者周旋進退之節也拔如拔來赴往之拔奮迅而不拔者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于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能隱蔽使人不可窺也君子之道為已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學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愛而恭故備其道而不私其善之可欲誨人不倦也是故情見于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裁于樂之中而見其德之尊君子聽之感發其良心而莫不好善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足以蕩滌其邪惡也故曰生民之道樂最為大焉。註疏皆以為論大武之樂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為十一年觀兵

十三年伐紂此真大誤也集說辨之甚當余從之故講  
解皆採集說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  
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此節明禮樂之義有報施之別樂也者有五聲十二律  
使人聽之而可樂是有于內而施諸外也禮也者此往  
彼來有功必酬有德必尊報復之道也樂之生也必有  
所自如吾有仁樂以樂我之仁我有義樂以樂我之義  
是樂其所自生也禮之始也必有自始如我之身始于  
祖父吾必孝順之吾之富貴始于君上吾必忠順之以  
至朋友交接兄弟往來皆有相愛之至情此情乃具于

有生之始也故禮者反其所自始也樂者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是彰著其內之德也禮之揖讓恭敬祭享朝  
聘皆所以報答其情反本窮原不忘其所自始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綠  
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聲

此節明禮報之事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  
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于天子則總  
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天  
子所賜之旌也寶龜則以青黑為之緣飾牛羊非一故  
稱羣皆贈諸侯諸侯為朝廷治民以此報之也  
自姦聲  
感人至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  
同禮辨異禮樂之設管乎人情矣

此言禮樂之盡乎人情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  
既發于聲音而為樂則聽之者歡忻歌舞而不可變者  
也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為禮則  
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  
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  
不可易故使人親踈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  
不亂所謂辨異也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  
貴賤有序人情不外乎此是以禮樂之說足以包管乎

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俯天地之  
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頌父子  
君臣之節

此節廣明禮樂之義樂本于心而聲音有清濁高下之  
殊舞綴有長短疾徐之異其變無窮究其本即可以知  
其變者樂之情也禮之揖讓進退獻酬交錯皆本于心  
之誠有一毫虛偽不可以為禮故著誠去偽禮之常經  
也禮主于謙卑遜順依傾地之情也樂主于發揚動宕  
依傾天之情也依傾象也禮樂皆本于心是神明之德  
禮樂達之也用以祭祀則神鬼感格在上者降而下之

在下者興而上之凡事之當然者人所共見謂之粗所以然者人不易見謂之精禮樂內外本末無所不寓是以凝是精粗之體父子君臣之道總不出乎其中故頌父子君臣之節禮樂之為用豈不大哉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姬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觫生蟄虫昭蘇羽者姬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

此言禮樂足以贊天地之化育惟禮樂之功用為甚大是故大人舉禮而播之天下則天地之化于以昭宣焉聖人在天子之位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

則天地位而萬物育天地以和氣相感薰蒸訢合陰氣上升陽氣下降交會而相得天以氣胸萬物而覆地以氣姬萬物而育然後草木發生而暢茂凡曲屈而生者為勾萌芽也如菽荳之類得氣而達羽翼禽鳥也得氣而奮飛角觫獸也角之無腮者曰觫角外皮之滑澤者謂之腮得氣而生蟄虫虫之藏伏于地下者得氣而昭蘇虫之初出地上如暗而得明死而更生故曰昭蘇羽族卵生體伏而生子故曰姬伏毛者胎生妊孕而生子故曰孕鬻殯胎敗也殯卵裂也天地之氣和則胎生者不殯卵生者不殯物雖天生地成而天子無禮樂以蕩滌天下之戾調養天下之和則有當生而不生當成而不

成者天地萬物之各得其所是以歸于樂之道焉耳音訖  
欣煦吁句切覆去聲區音勾籛音格伏扶又切鬻音育  
殯音漬殯吁闐切鯁唐韻蘇來切正韻桑才切角中骨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此節言禮樂有道有器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樂者本于心之和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

非此不能宣而實樂之末節也故童之無能者舞之鋪排筵席陳設尊俎序列籩豆升降以為禮皆行禮之所不可少而要之為禮之末節故有司之卑者掌之樂師能辨乎聲詩樂非師不能作也乃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非宗祝無以祭也而後于尸商祝能辨乎喪禮商尚質樂以質為主故喪用商祝非商祝無以居喪也而後于主人其輕可知也是故有諸已之謂德德成則居于上擅一長之謂藝藝成而居于下踐其實之為行行成而在人先習其業之謂事事成而在人後德行成而上且先者人君極主人之屬藝事成而下且後者童子有司樂師商祝也是故先王制為禮樂有上有下

有先有後然後可以行于天下也自情不可變至此為樂象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

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

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

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此節言古樂之妙而人不知好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

端冕而聽古樂則無可動情厭之而欲卧聽鄭衛之音

則欣然愛之久而不倦敢問古樂之如彼淡然無味新

樂之如此有情有文何也子夏對曰非古樂之不逮新

樂也今夫古樂或進或退衆皆齊一而不參差其聲冲

和平正廣而無所不有彼此不相姦也弦匏笙簧其器

雖多不輕動搖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樂之

始奏先擊以鼓鼓以率先屬陽謂之文亂者樂之卒章

欲退之時擊以金鏡鏡以收器屬陰謂之武振始有拊

治亂有相相即拊也相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

相因以名焉訊亦治也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篥中有推

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

以雅也以上諸事是古樂之發動知古樂有條有理而

具身家國與天下之大道自不至聽之而卧矣。拊鼓

類擊鼓必擊拊也雅如漆篥而傘口大二圍長五尺六

寸以羊皮韋鞞之有兩組相去聲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僂獲雜女子不知父子樂終不可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此言新樂之亂而不合于道今夫新樂進俯退俯純乎偃倮曲折行列雜亂姦邪之聲浸濫不正淫溺而不止及俳優雜戲短小之侏儒如獼猴之狀獲獼猴也間雜于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苛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有古道之可言乎此新樂之有諸中而發于外也發聲音舞蹈也古樂有仁義道德發而為歌舞新聲以淫邪沉溺發而歌舞情在內而後發之于外也

僂與儒同獲乃刀切與孫同間去聲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

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得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當去聲疾丑刀切莫音默王去聲俾讀為比皮又切祉音恥施音異長上聲比去聲從七容切

此言古樂之正音發于德子夏既辨古樂新聲而詰之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非樂乃音也夫樂與音相近而實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

地之氣順而四時之寒暑無偏春生夏長秋歛冬藏各司其令而得其當民各安其分而有德五穀昌茂人之疾疢不作而妖祥俱不生妖固惡徵祥亦非國家之美兩者俱無乃為盛世之休此之謂大當當謂各得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三綱六紀之正也綱紀既正父子君臣臣天下于是乎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有德而後有音音所以宣其德此之謂德音德音乃可以謂之樂樂不徒在音也大雅皇矣之詩有云王季之德莫然德音甚靜其德克明而知此理不徒克明而又克類觸而長一理融會徹上徹下也其德足以教誨斯人而為之長

又能儀型臣民而為之君是以王此大邦克順其民心而和克俾其民情而親比及也比及文王其德無有不歉于人心而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恨傳之文王而益盛是以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此德音為樂之謂也○綱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紀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

音教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此節言溺音之害德子夏又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男女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宋音所安惟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沒矣是之謂溺志衛音促且速所以使人煩志齊音教狠辟越使人驕逸而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是不行

此引周頌有瞽之篇以見祭祀所用之詩非溺音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肅肅敬也雝雝和也樂音敬而和以之奏于廟而先祖是聽夫敬且和何事不行而先祖有不聽之者乎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此言上作而下應故好惡不可不謹也為人君者無有他道謹其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亦從君之好豈君臣之同好則行于上民自從于下詩云誘民孔易此上行而下從之謂也豈可不好正樂而好溺音也哉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等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  
後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此節言聖人之作樂器以宣德音可以祭先傳後也惟  
其上作而下從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塤箎此六者  
皆質素之器德以質素為本故其音為德音也過于質  
則不和然後有鍾磬竽瑟華美之音以和之武舞用干  
戚文舞用旄狄文質相間使人可聽可觀此所以祭先  
王之廟而神鬼格也有事于宗廟接納賓客所以獻酬  
醕酢也樂有君臣民事之義施于廟中則序爵序事所  
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聞樂知德施于子孫則宗族  
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所

以示後也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鞀如鼓而小持柄搖  
之旁耳自擊控柷祝敵也塤六孔燒土為之箎大者長  
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為之竽與笙異器而同和長四  
尺二寸三十六簧竹為之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獻主  
人將酒獻客也酬勸酒也飲賓客而從之以財帛曰酬  
醕酒漱口也養老之禮食訖天子親執爵而醕口也酢  
客酌主人也

控音腔坊本音控又音空柷丘  
八切塤音喧箎音池長上聲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

武臣

橫古曠切

鏗然有聲號令之聲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之充  
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磬讀為罄上聲謂其聲音罄罄然所以為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于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于彼此之限而能致死于患難之中故君子聞聲而思之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為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淒切有廉劇裁割之義故人有廉隅則志不誘于欲故君子聽琴瑟之聲則

思志于義之臣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濫猶擊也竹聲既濫聚故能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容民畜眾之臣。劉氏曰竹聲泛濫汎則廣及于眾而眾必歸之故以立會聚較上舊說為更妥

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以合之也

謹謂謹囂也其聲喧雜使人心意動故能進發其眾前

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故君子之聽音非徒聽其鏗鏘之聲而已也彼樂之聲音于心有所契合也非德音而可聽也哉故君子之好惡所宜謹也

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賓牟賈姓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代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武周之大武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嘆長聲而歎也淫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絕之貌恐不逮事恐本意欲除暴安民而已之德不足以勝其事故不勝咨嗟咏嘆而不遽興戎也。集說謂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是武王欲借諸侯之力以滅商矣非賈語氣故不從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早乎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然下文孔子言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

而左足仰之何也憲讀謂軒輕之軒賈言非武人坐舞  
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  
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孔子又問曰樂之聲韻歆羨淫液有貪商之象何也對  
曰非武樂之本音也子曰若非武樂之音則何音也對  
曰典樂之有司失其傳也若非傳之失其真則武王實  
有心取天下武王之志荒謬矣豈應乎天而順乎人哉  
孔子于是然其言而謂其言之與萇弘相似也○凡五

問五答非孔子不知而問之疑賓牟賈應是當時知樂  
之人猶入太廟每事問之意其答有是有否夫子復詳  
悉其說以告之所以教其不知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  
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  
皆坐周召之治也

此節言武將舞之時賓牟賈侍坐既舉其所知以告夫  
子聞夫子萇弘之說意不自安恐已所言之不當因起  
而免席免避也為之請曰夫武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夫  
子之命知吾所言之不謬矣敢問戒備已久而後舞是

遲也久立于綴是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所以倣象其成功也故將舞之時舞人摠持干盾如山之立巍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此武王不輕加兵于紂應天順人之事也武樂之舞發揚蹈厲所以象太公鷹揚威武之志也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止武也亂樂之卒章舊說謂亂失行列作此武舞迴移待動亂失行列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此言武樂六成之節奏成者樂之一終韶樂九成且夫武樂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始而北出是一成

再成是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

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乎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旋也

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事

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

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則舞者從第

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

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樂成立四表自

南之初表至北之第四表為三成自北回至南之第一

表為六成復綴者最南一表未舞之先人皆綴聚于此

復其位而不動故曰復綴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

駟是四音之誤也



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  
節則舞者以戈矛擊刺象伐四方武勝殷而滅國者五  
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彰盛威于中國也  
。舊說天子二字連夾振而讀謂引君執干戚就舞位  
說不去余從集說第二說解之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分部夾之而進也濟成也象武  
王之事宜速于成也舞者久立于行綴之位象武王之  
待諸侯之集也天下在水火之中望救之情欲其蚤而  
武王則視諸侯之來否以為行止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反字當讀為及  
行去聲行視也

此言武王克殷後之善政且女獨不聞牧野之事乎語  
猶事也武王克殷而及商都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  
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既下車而封  
夏后氏之後于杞此皆未有土地而封之也殷之後本  
有土地而遷徙之乃投之于宋也王子比干商之賢臣  
而紂戮之故封墓以榮之箕子亦商之賢臣而紂囚之  
釋其囚而尊禮之商容商禮樂之官也紂失其職使箕

子行視其閭而復其位庶民有被紂之虐政則弛廢而  
不行庶士紂之祿甚薄則加倍以厚待之武王既定天  
下其事俱形之于樂也。黃帝之後孔安國司馬遷及  
鄭玄皆云召公奭也。薊滅而封于燕也。皇甫謐以召公  
為文王庶子左傳富辰之言叙同姓之國不及燕是亦  
可疑但文王為方伯召伯已巡行南國即非文王之子  
已屬于文王而稱召伯不待武王有天下而始封薊滅  
而封燕亦不得云封于薊黃帝之後為召伯亦未可信  
未下車與下車不過言其次第豈有未正天子之位而  
即封諸侯者耶武王初定天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使  
二叔監之而殷畔故滅之微子疑武王初定天下即徙

之于宋至周公攝政因殷滅而大微子之封也商容尚  
書云式商容之閭明乎武王過之而式其閭也商容當  
是商之賢人而鄭註以為不見于古文以容為禮樂之  
官蓋漢書孝文時徐生善禮樂謂之善為容是以將容  
字作禮樂解故云使箕子視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  
反其居也以愚見論之終當善會尚書之語以商容為  
賢人也尚書曰式閭此曰使箕子蓋過之止式其閭又  
使箕子視之而復其位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車甲絆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

此節言武王偃武之事集說衅與冢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于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為鍵兵器皆以鍵橐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為諸侯賞其功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橐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禘冕搢笏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天下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節言武王修文之治而摠以申明遲之又遲無利天下之心武王既反鎬京軍士各歸之隴畝而散其武具矣乃射之于郊學之中所以擇士簡德也左東學也在子東郊狸首逸詩之篇名歌之為節鄭註大射云狸首逸詩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右西學也在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節之騶虞白虎黑文義應之首也唯天子射歌之其騶虞之篇云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二詩以分言之狸首節諸侯之射騶虞節天子之射以地言之一在東學一在西學尚武之時射取貫革文射尚德止

取其中的故貫革之射息禪冕入廟之服也播笏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也今既尚德自說劍而不用也祀父于明堂而民知孝于親設為朝覲之禮然後諸侯知所以臣事于天子天子親耕藉田然後諸侯知祭祀之當敬返國亦耕藉以供粢盛此郊社禪冕祀明堂朝覲耕藉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言不獨行于畿內天下皆奉此以為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三老通乎天地三才之理也五更知五行之理也此所謂國老也養之宜在太學非徒飲食供奉之而已天子必親自袒衣而割牲以進執醬而饋以佐之食訖天子親執爵酌酒而俾之醕所以漱口也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

而舞以樂也所以教天下之敬老以盡弟道也如此則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作此樂宜乎慎重而遲久也○禮首宜于小學駟虞宜于太學周之太學在東膠而歌駟虞于右者初得天下仍殷制也此云太學亦尚在右射駟虞之處至周公制禮之後則如王制所言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在西郊矣周之學國學為成均在中左東序右西序東膠即東序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此節引君子之言以明樂在于治心君子曰禮以範身樂以養心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致推致也謂窮究樂之理以治則和易正直子愛信實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心中自然和樂樂則心體自然安適而不躁動大都不安則易變而不久安則自能恒久而不易久則不見人之為迹而見其天道之自然矣天則變化不測而神純乎天人自能會其意而信從不特政教號令而信也神則人自敬畏不待怒而凜然有威樂之感人如此者皆由于致樂以治心也樂豈徒求之聲歌

舞蹈間也哉。朱子曰易直子諒四字從來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良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余照舊說解之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此言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著誠去偽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窮究禮之理以治躬則不致怠慢而端莊恭敬莊敬則嚴毅而有威心中斯須之頃不和不樂而鄙吝詐偽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之頃不莊不敬而輕易怠慢之心入之矣此循禮者時時不忘莊敬而見于身

者自爾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也

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  
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觀而  
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  
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此言用禮樂以治身下民自爾聽順治天下為不難也  
故樂也者從心而發故感動于內禮也者從外而生故  
發動于外動于內則能治心動于外則能治躬樂極和  
而無乖戾禮極順而無矯強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  
色藹然可親弗與之有所爭也望其一身之容觀肅然  
可敬而民自不生易慢之心焉有德即有輝光英華發  
動于內即形之于外而莫不承受之而聽從理者禮之  
本也見之于事為禮禮之所以然乃理也發諸外則動  
容周旋莫不中禮民自莫不承之而順服故曰窮致禮  
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論大綱小紀經常權變無不  
裕而何難之有

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  
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  
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  
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報如字  
則樂之

樂音洛莫音暮  
齊莊之齊音齋

此言禮樂之體有減有盈禮樂之用有進有文善為調

停則二者實相為用也樂也者由于心動于內者也禮也者著于身動于外者也禮之儀動于外必謙卑遜讓以自牧故主于減殺樂之德動于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于盈盛然禮之體雖主于減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憇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感一獻之禮主賓百拜日暮人倦而齊莊整齊也此皆免而進之以成文也樂之體雖主于充盛而其用則貴抑之以節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祝止之以敬此反而抑之以為文也禮若過于盛滿而不返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有和以為減之報

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為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禮簡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需並用而一歸于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此節余叅集說馬氏劉氏之說而解之與註疏偶有不合處要之禮行而出于自然便是樂樂作而無不中節便是禮分言之禮自禮樂自樂合觀之舍禮無以為樂非樂無以成禮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故人不耐無

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言先王立樂之方夫樂者從心之所樂而發樂于心必有以宣之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樂必發于聲音而為歌咏歌咏之不足則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形于動靜此人有為而不違乎性謂之性術樂在于心聲音動靜是變也變而為聲音有八音六律變而為動靜則有干戚羽籥有宮商角徵羽之異致有著往飭歸舒徐疾速之不同其變盡于此矣故人之樂有大小而不

能無樂有樂于心不能不形于外形于外而不合于道不能不流于荒亂先王恥樂之不免于亂故制雅頌之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足樂而不至放蕩而流使其文理足以論辨明晰不至于昧沒而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樂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情邪辟之氣得接于吾身焉是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樂者立樂而樂如字殺上聲餘皆音洛耐鄭註以為古書

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為三台字道論並去聲肉而救切柔上聲微上聲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



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  
王立樂之方也

此覆言先王之立樂親疎上下無不和也是故樂奏于  
宗廟之中以祭祀其義皇然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  
悅而恭敬在族長鄉里之中而奏樂其序秩然長幼同  
聽之莫不和悅而柔順在閨門之內而奏樂其情藹然  
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悅而親愛故樂之音或風或  
雅或頌樂之情或敬或愛或喜不拘乎一而所奏之樂  
必歸于一各審其一以定其調度之和比之金石絲竹  
匏土草木之物以飾音曲之節或翕然而奏作或截然

而節止一節一奏以成其五聲之文所以合和父子君

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以和禮之方也

長上聲  
比音避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  
容觀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  
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此言樂之中有禮故聽其歌雅之聲可以知誠民阜俗  
之道聽其歌頌之聲可以知敬天格祖之誠志意自爾  
廣大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可以知事上接下揖  
讓恭敬之節容觀自爾莊敬焉舞者其位相連綴位外  
又有營兆綴表也兆域也舞者行止不離乎表而有兆  
為之限不得踰限而行方正得其所矣節謂節止奏謂

動作或節或奏依其綴兆故行列得齊行隨其節奏故  
進退得齊觀其行止則尊卑長幼不亂其序時止久速  
不違其宜故樂者法天之動象地之靜天地之教命也  
本之以中而發之以和中和之統紀也發于人情之自  
然而不能免者也此樂以成禮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  
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  
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此極言樂道之盛夫樂者先王非無為而作也教化行  
風俗美治定功成布之音律形之舞蹈以飾其喜也軍  
旅鈇鉞者非先王好武也君不愛民民不堪命或諸侯

不從天子之令怒而征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  
各從其類焉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喜則天下之人皆  
喜而樂以天下怒則暴亂者畏之以止亂怒以天下先  
王之道不一禮樂為最盛矣乎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  
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  
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  
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  
理焉萬物育焉

此師乙告子貢歌詩之道各隨其人之所合以為宜也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師樂師乙其名也曰賜聞聲歌各  
有所宜如賜者性情學問多偏不知宜歌何詩師乙曰  
乙不過守古人之成法以為樂乃賤工也何足以問所  
宜請誦其平昔之所聞吾子自執而擇焉其亦可也頌  
之為詩頌揚功德無所不至凡人之性情寬裕而安靜  
柔順而正直者宜歌之大雅之為詩包含徧覆通達而  
不誣人之廣大而安靜踈朗通達而誠信不欺者宜歌  
之小雅之詩兢兢守分惟恐縱逸人之恭敬而儉約好  
禮而不越分者宜歌之國風氣象拘謹而未能高曠人  
之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而不知摧變廉約自守一味

謙退者宜歌之商之為詩嚴發而仁慈人之舉動肆直  
而性情慈愛者宜歌商齊之為詩存心仁厚而果斷剛  
決故人之溫厚慈良而能決斷者宜歌之夫歌者直已  
身而陳論其德盖有其德斯可歌其詩也歌其詩即歌  
已之德是動已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動已之德  
則心通乎天地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旋感而立應焉  
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四時各得其宜而和焉星辰之纏  
度次舍安其序而理萬物各正性命無夭無折而育焉  
若歌之不如其德徒歌而已于已何有哉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  
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識音志斷  
丁玩切

此節摘商齊兩詩而斷之以勇義為其有五帝三王之遺也故商者非商人有此德而有此詩也蓋五帝之遺音人莫之知商人識之而傳故謂之商齊者亦非有此德而有此詩三代之遺聲人莫之知齊人識之而傳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肆直而慈愛中正不偏自能臨事而決斷合理明乎齊之音者溫良而能斷心無私累自能見利不貪而遜讓臨事而能決斷一往無前勇也見利而不貪欲取舍不苟義也有勇有義非歌詩孰能保守而不失也乎口之所吟必念之于心而思身體力行

若口誦而心不維于已何與獨言商齊者當時必有深意今之音樂不傳不能妄為擬議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鈞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隊音墜中去聲  
說音悅思去聲

此言歌詩本于心之說合于已而後悅不合于已不悅也惟其悅之故宜于歌故歌聲有時上如抗而有所舉也有時下如物之隊而落也歌聲轉而曲如往而復折也歌聲止而不響如枯槁之木止而不動也聲音微曲而倨如中乎矩之方也音聲大曲而句如中乎鈞之曲

也音聲之聯屬累累乎端正如貫珠之相接而不斷續也故歌之為言也引而長言之也心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以盡其相愛之意故長言之長言之尚不足以盡其無已之情故嗟嘆之嗟嘆止發于口而心之所好不啻出諸口故情不自禁不覺手之為舞足為之蹈而為樂焉要皆與已之德相合而後有不知其然而然之致故歌詩各有宜子自知德之合于何詩則歌之可也賤工豈能知子之所宜乎此子貢之問樂也○朱子曰者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数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数都沒有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

又曰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于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余今讀樂記如無目之人在戲場只聞簫鼓歌咏之聲便有一種忻然可愛之處而優人悲歡離合衣服麗都舞蹈生妍許多情態都不能見可喜轉多恨也

律呂圖說備著于  
四卷下之禮運篇

雍正九年二月初十日王者佐跋

崇明增廣生王者佐佑君氏纂

男大賚道久氏校

雜記上第二十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於此別錄屬喪記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為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耻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此篇之解用集說為多間有不合愚意者另有參解

諸侯行而死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綏當作綏音蕤

自此至蒲席以為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飾棺貴賤之等論諸侯之制至廟門外止諸侯行于外或朝覲天子或聘問隣國而死于隣國主國之君有館以禮諸侯而死于館則其復如在本國而以天子所賜之襃衣升屋而復于東榮如于道路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所以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得專則升其車之左轂以其綏復綏旌旗之旄也綏有旒去其旒而用之異于生也五等之復人各如其命數轂狹止可用一人而已

其輶有裱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輶舊並音借裱尺占切覆芳又切

載柩而行車上之覆飾曰輶輶象宮室蓋以菁草染布為赤色而用之者也裱者輶之四旁所垂下者用緇色之布為裳帷以圍繞棺也又用素錦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

至于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唯輶為說于廟門外說音脫

廟門殯宮之門也柩于廟門不毀墻帷裳也遂入門適所殯在兩楹之間不忍遠之也唯輶為脫于廟門之外既入宮室不必用象宮之輶也他物不脫唯輶脫也

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服如於館死則其服如于家大夫以布為輶而行至于家而脫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于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服同于諸  
侯也如死于客館則其服如在于家升屋而號也大夫  
復以玄冕士復以爵弁服大夫之倩以白布為之不用  
菴草染而亦謂之輶者輶字與輓字義同取其近尸之  
義也載尸而行至于家而說輶車載以輶車有輶曰輪  
無輶曰輅有輶者別用木以為輶也無輶者合大木為  
之也周禮又有唇車載天子之柩蜃輅聲相近其制同  
其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蜃車之輪三尺  
三寸也入自門至于阼階下蓋言尸歸之禮若柩則入  
自闕升自西階也升阼階適于殯所則在兩楹之間也  
輶車非至家而易之也尸柩發動之時便載以輶車

而加之以輶耳蜃車之形輶狀如牀中央有輶前後出  
設輶輶輶輶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輶為輪四輪迫  
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焉註廟中有載柩以行之禮  
此不易以輶者天子龍輶諸侯亦用輶而輶不畫龍大  
夫之殯廢輶以右為輶其裳亦用白布無疑但不知輶  
上亦有素錦為屋否正義云大夫既用素錦吾不知其  
何所據

士輶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士卑則輶柩尸之車制樸畧其輶葦席為屋以蓋輶上  
蒲席為裳帷以圍繞于輶之四周

凡訃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



其死君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此言遭喪訃告之辭凡本國之卿大夫士死其子使人訃於其君曰君之臣姓某名某於某月某日死父母妻長子死主喪之人使人訃于君曰君之臣姓某名某或父母或妻或長子各稱其姓氏與名而告之曰某死君死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君宜稱薨而曰不祿言祿淺而無壽人臣之謙詞也稱寡君必著其名經言其畧非止稱寡人而不稱其名敢告於執事者不敢直指君身也夫人死亦曰寡小君不祿小君之下亦當稱某氏記者之闕文也太子之喪訃于隣國曰寡君之適子

其死有重喪主長者哀痛迫切不能訃皆國家之冢宰訃之也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訃詞出于人臣雖有壽猶有不足之心總謂之曰不祿若太子之喪徑謂之死者未立為君而死謙言之而等于無位之人也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適音敵實音至好為並去聲

適當作敵謂同國大夫之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也實讀為至言為訃而至此也此訃者大夫

之家臣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士卑故其辭降于大夫

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此節言士大夫遭居喪之禮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終喪乃還家士之為邑宰者小祥而練則還其所治之邑位卑而恩輕且有民事不可久荒也朝廷之士位雖卑而無邑事

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

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整為之不塗墜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

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整音激未燒坯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身為大夫父母兄弟未為大夫者死而為之服如士之服不敢以尊臨卑也士為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服仍服士之喪服以庶子分卑不敢以尊而僭卑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豈大夫與士有隆殺之不同乎大夫之喪服後世不傳鄭康成據晏子居其父桓子

之喪一節而推之恐亦不得其當余疑麻之麤細及寢  
苦枕草必然從同愈尊則其哀痛之情愈甚儀節愈備  
斬不至畧于尊而詳于卑也或者斬衰齊衰經杖俱同  
而服之款式自有尊卑上下之異制如吉服之冠裳隨  
其品級別大夫有大夫之凶服士有士之凶服未可知  
也然不敢意為之解鄭註孔疏反覆窮究未可忽也刪  
節錄之以俟參酌註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  
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已卑又不敢  
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  
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  
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惟卿為

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  
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  
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  
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疏云鄭云士為大  
夫之庶子者因下文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也苴經  
帶杖者以苴麻為首經要帶苴色之竹為杖也粗斬衰  
其布縷在齊斬之間者斬衰三升麤衰四升粗縷如三  
升半計縷唯三升而仍不緝是更惡于三升之斬衰也  
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粗者言晏子實斬衰  
而兼言粗也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  
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

卿與天子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卿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群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粗衰枕草於當時為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為大夫遜詞以避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謂能達於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詞以避咎也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歛時弁經士冠素委貌集說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制禮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恐其弊不至此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若大夫之適子雖未為大夫亦得服大夫之服記之本意將來自當承襲為大夫故服大夫之服倘國君不命之為大夫亦可服大夫之服士與大夫果有異服則此記未為定議也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之服在家為庶子在國為大夫重其爵也其居喪之位則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亦序齒而列若適子則雖年少未為大夫在庶子之上正其分也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父為士子為大夫士不得用大夫之禮故子死則父母不能為喪主使死者之子主之若死者無子則為死者別置其後蓋大夫之子得行大夫之禮也 喪事自當子主之無後者亦當立後若以父為士而不可以主子之喪于理不順周公制禮追王太王王季為大夫者亦當推恩而加禮焉即不如後世有覃恩誥封之典子以父貴豈父獨不以子貴乎以上五節其言皆有可疑此漢人意擬而言於大經大法俱不合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

韠占者皮弁

卜宅卜葬地也又卜葬之日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者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布帶以布為帶也因喪屨因喪服之繩屨也韠與緇同古者緇布冠無緇後代加韠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為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于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為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為視朔之服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練冠緇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

純緣

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朝服卑于皮弁服以筮輕于卜

也純音準  
緣去聲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集說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匹既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于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而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贈于方方版也謂書贈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于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註包者象既饗而歸賓

俎者也前脰折取臂膈後脰折取骼也臂謂膝上膊下也膈謂肘後取骼謂取膊下股骨也羊豕各三個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大宗人大宗伯也小宗人小宗伯也相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大小二宗並是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後諸侯以褻衣冕服爵弁服

褻衣始命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

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服兼用褒衣及冕服爵弁之服也自此至復西上皆言復之衣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此言夫人始死所以復之衣也稅衣色黑而緣以纁

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

曰揄狄狄當為翟雉名也此蓋畫揄狄之形以為文章

因名也狄稅素言自揄狄至稅衣皆用素沙為裏即今

之白絹也內司服掌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

緣衣也王服禕衣而無裏后服裏而禕禕陰陽奇偶之

義也稅讀為緣音象禕音丹緣去聲揄音搖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此言內子始死而復之禮也內子卿之適妻也其服用

鞠衣此衣蓋始命為內子時所褒賜者故云鞠衣褒衣

也亦以素沙為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禮周禮作

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緣衣內子與下大夫之

妻復亦兼用緣衣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如其命數若

上公九命用九人以下三命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左

為陽翼其復生故尚左尊者立于左揄音搖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絞音交屬音燭

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色也池織竹

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繫揄繒于下而畫翟雉名為振

容人君之車上有池下有振容又有銅魚在中大夫去

振容士去魚故大夫不揄絞而屬於池下

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此節至下附于公子言祔祭之義集說附讀為祔祖為士孫為大夫而死可以附祭于祖之為士者故曰大夫附于士若祖為大夫孫為士而死不可祔祭于祖之為大夫者惟得附祭于大夫之兄弟為士者若祖之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于高祖之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附于高祖昆弟之為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附于祖今祖尚在無可附亦是附于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附于此同義 朝廷之

爵固有等列而天倫次序亦不容紊亂子孫雖不得為大夫亦子孫也况其德行之淺深又不拘乎爵位之尊卑王父母在而附祭高祖所以辨昭穆禮之正也若因高祖王父之貴而孫之為士者不得祔而祔于同昭穆之昆弟是以爵而亂天倫也今之大夫不世官更不可行矣

婦附于其夫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夫所祔之妃謂夫之祖母也無妃者祖母尚在也從其昭穆而云則亦者承上文而言是祔于高祖之妃也妾附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間一代而附昭穆之妾



婦附于祖姑正也妾雖賤得附于廟者必其有子之妾也祖即無妾祖姑即祔于祖姑之下未為不可此記過于曲折亦宜斟酌至于疏所云若其祖之昆弟有班爵同者則亦祔之更不通矣

男子附于王父則配女子附于王母則不配

男附祭于王父并祭王母則配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也若女子未嫁而死或嫁未三月不曾廟見而死附于女之王母不祭王父則不配蓋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也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附祭于本宗于理不順斷斷乎不可行愚意王母當是王姑祔于王姑亦不必配也

公子附于公子

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附于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也國君適子承祧庶子為大夫立一人以為小宗同父昆弟宗之則諸公子死附祭于小宗之與祖同昭穆者大夫不得祖諸侯禮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公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履不易

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

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降服大功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也惟杖履不易者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練除首經要經葛大功首經要經用麻重于三年之練冠則同而經則大功有之三年之練除之故曰易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喪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集說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

子之殤祭于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殤則祭于室之與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為之立壇而附之若已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附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附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為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此節明奔兄弟喪之禮凡異居而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其哀痛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蓋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則不散垂初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尚未成經小功以下則䟽值主人成服之節與主人共成之大功以上則親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

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于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君不撫僕妾

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畧于賤也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服治內以理陰教且助君而祭其祖先自不得為女君而服其黨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

上謂降服大功也凡喪服降服重于正服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過主人于道則遂之于墓

送葬宜視其窆穴兄弟至戚欲送葬而遲過主人于道  
則遂之于墓所哭而反不隨主反哭適往也之亦往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必虞之

兄弟死而無親者主之則雖小功總麻之疏而主其喪必  
為之畢其虞祔之祭也蓋虞則喪事已畢也

凡喪事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凡五服之親有遠客來弔者不可以殺禮待之拜踊如  
初喪所以重來弔之情也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大夫之喪已成服大夫往弔而哭身着錫衰首加弁經  
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經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  
服之時也首亦弁經身不錫衰着皮弁服也若主未小  
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經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于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于此而遭兄弟之喪  
雖總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經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  
弟也大夫降旁親于總麻無服 疏曰若已成服則錫  
衰未成服則素裳而首弁經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長子死父為之杖則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夫祖不厭

孫其孫亦宜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也

今制父為嫡長子不杖期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不杖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没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 今制父母在妻死均不杖舅亦不杖即父母不在夫亦不稽顙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母在為妻固不得稽顙而有時稽顙者人以物來贈已助妻之喪則其情重拜以謝之則稽顙以明哀蓋人哀我之喪而我不自哀則與贈物之情不相稱故當稽顙

若父在則人之弔與贈父為之主謝亦父為之主故無庸稽顙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往也反服者已為他人之臣反而服舊主之服也已本是國君之臣有所不合而往仕于大夫之家則舊君死不反而為之服蓋公已降而為之服是辱其舊君也本是大夫之臣有所不安而往仕于諸侯之朝則舊主死不反而為之服蓋所事之人尊而服卑者之服則為新君之耻也若新主與舊主等則反而為舊主服齊衰三月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左屬音燭

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冠之武而垂下為纓以着冠屬猶着也是纓與武共此一條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如玉藻所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之練冠小祥之冠也雖衣冠之色漸改而冠之條屬不改明其為凶冠也凶冠則禭縫向右石為陰凶也若吉冠則禭縫向左左為陽吉也

小功總麻之服輕故禭縫向右而同于吉屬音燭

總冠纓大功以上散帶音早

總之冠與衰同用七升半之布治其縷不治其布而為纓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總冠纓纓讀為澡

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

八十縷為一升朝服精細十五升布為之蓋一千二百縷也總服之布縷之精細亦如朝服之布而去朝服之半以成布止用六十縷則其布甚疎其細如絲故謂之總而加灰以澡治之則滑易而為弔服之錫衰也錫滑易也不加灰以治為總加灰以治為錫是錫與總布同而治不治異也

諸侯相祔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襖衣不以祔

祔以物送死者用也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

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毳冕為次子男以絺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褒衣天子所賜之衣也諸侯相祿不用已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為正也送葬之服必以自製者為正遣車視牢具疏布輶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糗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集說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麕皮為輶輶蓋也四面有物以鄣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椁之四角也糗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

有子以載糗為非禮止包牲體則脯醢之義也遣章並音張乘去声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未卒哭以前為凶祭既卒哭則為吉祭祝辭稱孝子孝孫自虞祭以前親未入土則凶喪而祭稱哀子哀孫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喪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于冑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據此經推之孝子孝孫雖屬史祝之辭亦可見居喪以孝為主世俗用帖稱不孝非也又以喪父為孤喪母為哀豈喪父獨不哀乎此禮不知始于何人不為較正失

禮甚矣孝子孝孫雖祝人之辭自稱不孝謙不中禮郊  
特牲云稱孝以義稱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黹委武玄縞而后黹

此言冠之當黹不當黹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  
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不黹黹冠之所垂也蓋  
謂大夫士之冠也若諸侯之冠則玉藻云緇布冠績黹  
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玄玄  
冠也縞縞冠也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黹故云委武  
玄縞而后黹也 參大白緇布二冠無緜不獨大夫之  
冠別于君侯太古尚質冠不用武以下垂後世有武有  
委玄白二冠皆有黹所以尚文也看來是古今文質之

不同非尊卑之別也

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  
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于已可也

此言大夫士之服公私有別大夫助祭于公則以緇冕  
祭自己之祖禴則以爵弁士以爵弁助祭于公自祭于  
廟則冠為正士弁而親迎記以為親迎可以弁祭已之  
祖禴亦可弁也然親迎之弁暫焉攝用祭有常禮不可  
紊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于已  
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

暢曰以桐杵以梧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  
尺刊其柄與末



暢鬱鬯也掬柏也擣鬱鬯者以柏木為臼梧木為杵柏  
香芳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杵升之以入鬯又以  
杵自鬯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  
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則用桑木杵之長或  
三尺或五尺不同而畢長三尺皆有柄刊削其柄與末  
便于執持也 畢狀如叉博三寸長八寸柄長二尺四  
寸丹漆兩頭吉用棘喪用桑主人舉肉時執事者以畢  
助之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先入其形似畢星故  
取名畢 掬音菊杵音七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不用歲線也諸侯大夫皆五采飾之士飾之以二采士喪

禮緇布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

醴者稻醴也甕甕管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諫間平声 甕平声 甕音武甕音思交切衡音杭見音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為醴也甕甕皆瓦器

甕盛醴甕甕盛醴酒甕竹器以盛黍稷衡讀為析以木

為之所以度舉甕甕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甕甕管實

于見之外擣之內而後折入折形如床而無足以木為

之直者三橫者五窆事畢以此折加于擣上也 折猶

廢也加之墳土以承坑席 度音詭 與廢同

重既虞而埋之

重以木為之始死作重以依神既虞則有木主書死者之名號重無名號虞祭而埋于祖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為等降

小歛大歛啟皆辨拜

集說禮當大歛小歛及啓攢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即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若士于大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出拜之也

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

居喪既殯帷堂鬼神尚幽也人子欲見殯朝夕位哭除

去殯宮之帷既葬則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不在于堂故不復施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此言君來弔臣之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既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門之西偏也若門外來右在東門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拜君既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出者孝子出也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今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之出君不即去命孝子反還喪所待君之命而后設奠告柩

俾死者知君之來奠也蓋君來自應設奠孝子不敢與君之親奠故出出而君命之反然後設奠尊君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衽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士宜三稱而用五稱玄冕大夫之上服而以之襲則僭矣曾子不議其僭而議其襲善哉子羔卒而練尸之衣繭衣裳鄭註謂若今之大襦連腰衣也緼為袍繭為繭衣裳相連而綿為之着也嫌其褻故用稅衣為表稅黑衣繭絳色布衽裳下緣裳以絳色布緣之乃婦人嫁時之盛服合為一稱素端一為第二稱布上素下衣裳並用素也皮弁一以十五升布為衣積素為裳此第三稱

也爵弁一玄衣繭裳第四稱也玄冕一亦玄衣繭裳衣無文而裳刺繡大夫之上服第五稱也曾子曰繭衽婦人之服子羔以為襲非禮也君子不襲婦服襲以衣斂尸也皮弁以鹿皮為之爵弁以爵韋為之皆用韎韋韎茅蒐染草也一染曰韋柔皮也襲用衣不用冠此經云皮弁爵弁者禮以冠名服也子羔未為大夫而襲用大夫之玄冕存疑可也

稅音象衽而占切着上声緣去声衽去声刺音戚襦音蜀韎音妹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公宮公所造之離宮別館也公所為謂公命停客之處即卿大夫之館有公命即謂之公館也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集說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既小斂五也小斂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斂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斂四也小斂之明日大斂五也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三也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

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為三踊之限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一玄冕一

襲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之上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玄冕

一襲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之上

集說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襲衣最外尊顯之也襲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以為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朝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為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

重本也玄冕見上章襄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  
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為結束此帶則素為之而  
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  
時所服大帶也此帶即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  
采士二采者是也 註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  
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

小歛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疏云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歛不可無  
飾士素委貌大夫以素弁而貴賤悉得加環經故云公  
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歛公升商祝鋪席乃歛

此君臨臣喪大歛之禮也卿大夫大歛用知禮之人為  
祝專主歛事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紼等物公臨視之悉  
徹去待君升堂商祝乃鋪席為歛事蓋榮君之至而舉  
其禮也 商祝集說與註疏皆謂習知殷禮者余疑不  
然此記若述殷禮亦不消添一商字若述周禮則固有  
明于喪禮之祝人何必用商祝恐是喪主悲傷商者傷  
也故謂之商祝

魯人之贈也三玄三纁廣尺長終幅

贈以物送別死者于椁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  
束魯人之贈短狹記者譏之蓋制長一丈八尺幅之度  
二尺二寸也

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  
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  
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  
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  
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國君薨隣國之君遣使來弔  
者卽位于主國大門之西東面向東而立也其副使為  
介在正使之東南北面自西而上介不一人長者在西  
次于門之西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國之君在喪稱孤西  
面而立相禮者受主孤之命而問其介曰孤某使某請  
問何事辱臨敝邑平日相接主國之君有擯喪不接賓

故稱相客曰寡君聞君之喪痛甚使某來弔如何有此  
不淑相者入告喪主不出迎相者出曰孤某須矣弔者  
入主人由阼階而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  
曰寡君聞君之喪不勝感傷使某來弔如何不淑遭此  
大凶孤子拜謝稽顙以致哀弔者自西階降而出反門  
外之位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  
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  
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舍之禮隣國使大夫致舍者執璧將命曰

寡君使某含含玉之形制如璧故曰執璧相者入告于喪主乃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于殯前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含者非正使乃介也有葦席承之既葬則承之以蒲席降出反位凡初遭喪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于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着朝服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璧委在西階取璧在西階故宰降自西階以之而東喪主在東受而藏之于內也嗣子親受親拜而受非手受之也朝服喪屨宰之服喪主不更服也含玉是未殯之事或含玉于既殯或含玉于既葬者因隣國遙隔不能即

至其情不可少故雖緩而不為非禮也

疏宰謂上卿

夫字衍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言列國致襚之禮送衣服于死者曰襚襚者賈人也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西面執次冕服左手執領領向南也右手執要入廟門之內由西

階升堂致命于殯曰寡君使某綏子拜謝稽顙以致哀  
委衣于殯之東席上在壁之北綏者降而出取爵弁服  
以進至門之內雷而將命輕于冕服且已致命于殯不  
必再致命也但將君命而告于孝子而受之子拜稽顙  
如初綏者又出取皮弁服陳于中庭又取朝服陳于西  
階又取玄端服陳于堂每次將君之命子每受一服拜  
稽顙皆如初綏者降出大門外反位宰夫五人各舉一  
服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五服亦如綏者之西面蓋殯在  
西故向之而舉也受服之處不同蓋重者在前輕者在  
後也要平声  
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

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軒執圭將命客自下由路西子  
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此言列國致贈之禮車馬曰贈上介介之長者致贈執  
圭將君之命曰寡君使某贈主國之相者入告于孤反  
而復命曰孤須矣介令掌車馬者陳乘黃四馬皆黃也  
大路車也陳之于中庭軒轅也北北向也介乃執圭將  
命客使客使令之臣也自率也下馬也率馬于路車之  
西子拜稽顙客坐而委其圭于殯東南隅之席上宰舉  
以東藏之于內也覲禮車在西馬在東統于賓也既夕  
禮車以西為上者為死者而設于鬼神之位也此贈禮  
車馬助主人送葬而設統于主人故車在東也此圭



云執疑不是歸送之圭當是天子之命圭執以通信者  
禮畢還客也贈喪以車馬曰贈貨財曰贈衣服曰襚貝  
玉曰含加恩厚有賻此言其常也既夕有奠此無奠者  
兄弟賻奠所知則賻而不奠諸侯之與國有含有襚有  
賻天子于諸侯含之賻之于二王後含為先襚次之賻  
為後諸侯于卿大夫亦含之襚之賻之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  
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賻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  
于殯之西南而東北面以嚮殯也此言未入門之禮節  
將命之時子拜稽顙客即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  
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其舉也皆自西階升  
而西面跪以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  
賻者出反位于門外

此句當屬于前章上介賻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  
綽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  
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  
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  
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  
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  
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毋敢視賓客是以敢

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上國來弔之正使於弔舍祔贈畢之後自行臨弔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覲也上客正使臨其喪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親至貴國承弔舍祔贈之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臨視也哭也言欲入視所不足則衰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使者不止一介亦謙也老曲禮七十使于四方稱老夫絳棺紼也送喪必執紼主國之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從之立于上客之左東上其始代君行弔贈之禮居客位今客自行弔禮以臣道自

處也宗人掌納賓之禮先受納賓之命于君降而請于客曰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復門左之客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謙辱以臣禮自處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君之命敢不敬從君之命客乃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與客拾踊三拾音笈更也言賓主更遞而踊也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謝其勞辱也前此事未畢反在門外此時反于公館矣前稱孤某對國君而言此稱孤不稱名者對使臣也使臣對隣國之君自應稱名故必曰某也弔者即上客也含輕于

弔則介含之祿又輕于含則賈人陳之賄重于含祿上  
介賄之至于私行弔禮惟正使有之介不與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弔尊君故也  
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不敢受他國賓客之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高祝鋪絞給衾士盥于盤北舉  
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此是喪大記君大歛章文重出

絞音艾給其鳩  
切馮音憑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士夜而遷柩終夜有火燎也柩引使人執之而行為乘柩行于  
路人皆避之是專道惟此三者貴賤從同餘則各有等級也

雜記下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  
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  
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既  
顯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于王父  
也

此言前後有兩喪之事有父之喪如未及三年沒其喪而母  
又死其除父之喪也大祥則素冠縞衣禫祭則玄冠朝服  
祭事卒然後反而服母之喪服若其不服除服是忘其父之  
服也不獨父母雖諸父昆弟之喪而有父母之喪其除諸  
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服之服祭畢然後服父母之

服骨肉之恩未可忘也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後喪已去麻而易葛則前喪之練祥皆得行其祭禮也既顯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經易腰之麻經也顯草名無葛之鄉以顯代之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則王父尚祔祭于祖孫亦祔祭于祖也蓋孫之祔祖禮之必然也未沒喪者在練祥之間也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父未葬亦不服母之祥服也若遭君喪則又不除已之私喪因情而行禮也

顯音裴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此言親喪未葬而有外喪之禮父母之喪尚在殯朝夕哭之時而聞外喪兄弟之在遠者也聞喪則哭哭不于殯宮而哭于他室明其爲兄弟而哭也明日之朝着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奠畢而出乃脫父母之喪服着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卽他室之哭位而哭如始聞喪而卽位哭之禮也

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此言祭于公而有父母喪之禮大夫將與祭於公各有執事既監視器用之滌濯猶是與祭之人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居次不于殯宮而于異宮吉凶不可同處

也既祭釋祭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于君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此禮可疑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此國君祭而遇大夫之喪也若在大夫士父母有疾便宜告之于君乞假以奉湯藥况乎死而猶與祭事此何爲耶一國之大夫士足以共祭祀者不乏豈既濯之後已爲與祭之人遂不得辭而令他人代之耶臣不告于君則不孝君不使之治喪則不仁此禮斷乎其不可依也至于未視濯必待告者反而後哭更爲不情哭者哀痛在心不覺形之聲而涕淚俱下也親死而不哭有君命而哭則哭亦假也

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集說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以期以下之喪服輕故也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篇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

而後祭

有父母之喪將行小祥大祥之祭而有兄弟死則止其祭昆弟既殯而後祭此言異宮之兄弟也如同宮無論昆弟即臣妾之賤亦必待葬後乃祭吉凶不可相干且葬不可緩而祭可緩也故喪服傳云有死于宮中者三月不舉祭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

此言吉祭臨喪升降之節父母之喪期年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此吉祭也主人之升降宜每降一級必聚足然後再發足升第二級遭兄弟之喪則散等散粟也等階也燕禮云粟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各一發而升堂蓋畧其威儀也執事之人亦散等而不聚足雖兄弟之喪至虞祔而行父母二祥之祭猶散等骨肉之哀未忘不忍留心于威儀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噉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此言二祥獻酢之節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于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噉之噉者酒至齒也衆及兄弟于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啐酒入口也大祥之祭主人受酢則啐之衆賓及兄弟于祭末受獻之時則飲之也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平爵受尸酢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平爵祥祭賓酢

僅齊啐者賓禮為輕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喪祭與吉祭不同凡侍而相喪祭之禮者但告賓薦醢而已賓不食之也吉時祭相者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既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已遂不食之也亦此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若虞祔不獻賓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此言居父母之喪子貢問喪子曰居喪每事要周到不可一些忽畧附身附棺必誠必信一有差悞追悔無及故以敬為上哀發于心不能自己次于敬不勝其喪比于不慈不孝哀之過而至于病瘠恐毀而滅性故瘠為下齊斬之服有輕重顏色須與哀痛之情相稱憂戚之容稱其服之輕重則中乎禮矣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兄弟之喪冠裳經帶與夫哭泣之節禮經昭然依而行之可也不如父母之喪書策不能備言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亦不為他事奪廢已之喪不奪人喪怒也不奪已喪孝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

年憂東夷之子也

此言外國之人猶能知禮以倣中國之人也孔子曰少連連大連善于居喪言能用其情而合于禮也三日而殯水漿不入口能自力以致禮而不怠廢三月而葬必誠必信而不懈弛以致後日之悔期而小祥朝夕哭常切于悲哀三年之內顛顛憂戚而無喜色東夷之子也而能如此中國詩書禮樂之邦如二人者不易得也此大連小連當是東夷國君之子于東夷之子四字知之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此言居三年喪之道居父之喪三年之內自己有事則言之他人之事不論說人有問焉則就其事而對之非喪中之事不問人倚廬堊室之中兀然獨處不與人並坐在堊室之中有行禮之事入見乎母則入門非見母則不入中門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集說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此言哀戚輕重各有所比妻之喪其情視乎叔父母分



不同而情誼同也姑姊妹視兄弟服雖降而天倫之重則一也長中下殤服以次而降與成人者不同而哀戚之情則視乎成人其親本重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之喪三年二十七月禫祭後則無所不佩外之服已除而哀未忘是外除也兄弟之喪期年日月未竟而哀已衰是服未除而內之心已先除也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之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比兄弟之喪然于酒肴之珍醇可以發見于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兄弟之哀戚發于至情醲美酒食自然不飲食君母君妻其喪由于

分之不得不然發于顏色則不飲食之耳非不忍飲食其喪亦內除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于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此言人子思親至情人之于親不止哀戚于喪中也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有人似乎親之貌者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之名與親名同者中心瞿然驚變聞他人之疾弔他人之死必念及其親顏色憂戚之容必有異于人之顏色如此然後見其實有哀痛迫切之情孝思無已可以服三年之喪不然則擗踊哭泣猶屬具文也其

餘期功之親則循其喪禮直道而行之可也 路隋父  
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  
聽絲竹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此言祥祭之服大祥之時主人除服之節于祥祭之前  
夕預告明日為祭期主人着緇衣素裳縞冠之朝服明  
且祥祭仍服告祭之故服 此據諸侯大夫而言從祥  
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祥訖素縞麻衣禫祭玄  
冠黃裳禫訖朝服緋冠踰月吉祭玄冠朝服既祭玄端  
居 黑經白緯曰緋 音織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改服

此言主人待弔客之禮既祥大祥後也祥祭當縞冠過  
此不當縞矣有來弔者必著此縞冠以受弔者之禮然  
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此所以敬弔客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  
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言士喪大夫士來弔之禮士有喪當主人去身之衣  
而袒蓋歛竟時也大夫來弔雖當主人踴時必絕止其  
踊而出拜大夫拜竟而反哭踊之位更改為踊而始成  
踊尊大夫之來而新其事也踊畢乃襲初袒之衣也若  
主人有大小歛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  
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改踊而成踊也大夫尊士平等

處之自不同也 絕踊之時當襲而拜大夫不得祖而拜也反位時復祖而踊為是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 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此言虞輕而成事與附重上大夫之虞祭也用少牢虞祭之明日卒哭而祭其辭曰哀薦成事卒哭之祭為吉祭以吉祭為成事也前此哭無時至此朝一哭夕一哭故曰卒哭附耐祭于祖廟皆用太牢重于虞也下大夫之虞牲牲以祭而卒哭成事附則皆少牢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此言祝人卜葬虞之稱子葬其父則稱之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孫葬其祖則稱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則曰乃某卜葬某妻某氏乃者助語辭妻早故爾若弟為兄則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某弟某葬與初虞同日故并言之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此言廢人廢禮之由古者貴賤不同居喪皆有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衰服之杖穿于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有爵者杖無爵者遂不得用杖也 輶音輶也

鑿中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此言士失禮之始集說飯含也大夫以上使賓為其親含恐賓憎穢其尸故以巾覆尸面而鑿穿其當口處令含玉得以入口士不使賓子自含飯而亦用巾以掩親面穿其當口而含之是憎穢其親也前無此事公羊賈行之士之失禮公羊賈始之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此言設冒之故冒所以韜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殺韜足而上次以質韜首下齊于手士緇冒纁殺象生時玄衣纁裳也冒者何也沐浴後以衣尸所以

掩尸之形也自襲以至小斂雖已著衣不設冒則尸象

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 右字衍 纁音禮再 染謂之纁 赤色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此言遣奠之事或問于曾子曰葬親之時設遣奠訖即將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納于壙中如君子之食于人家食畢而又包其餘以歸恐于情不順也曾子告之曰吾子不見大饗之禮乎夫大饗之禮已畢卷三牲

之俎歸于賓館此特大賓之禮父母家之主死而以賓禮待之此孝子所以不勝其哀子不見大饗子知大饗之禮卽知遣奠之禮矣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集說此上有闕文言非爲其有喪而問遣之與賜予之與問敵者之禮賜尊者之命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此言居喪拜謝之禮或拜問或拜賜或拜賓其拜不一居三年之喪以其喪拜稽顙而後拜先致其哀痛而拜謝也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先拜來人而後致其哀痛也檀弓鄭註以拜而後稽顙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爲

周之喪拜䟽以爲孔子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緦麻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制則杖期以上皆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此條是周禮實鑒于殷而文質得中者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旣卒哭遺人可也

此言親喪辭受歸遺之節三年喪中如或有人遺之酒肉則不受其受之也必三辭不可得主人衰絰而受之明其有衰絰非飲酒食肉之時也如君命賜之酒肉則

不敢辭受而薦之于親尊君之賜也喪中不遺人以物  
哀戚在心不當行禮于人也人遺之雖酒肉亦受也但  
不得食尊者食之乃得食然食肉不得飲酒從兄弟以  
下其服輕既卒哭遺人可也初喪亦不遺人石梁王氏  
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喪大記云既葬若君  
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辟梁肉若有  
酒醴則辭

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

如斬者截然兩段痛之至也如剝者用刀剝削亦甚痛  
而減于斬蓋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  
之則服其服而往

自此至待盈坎皆言弔喪之禮有三年之喪雖小祥服  
功衰不弔人之喪自諸侯達諸士皆不弔人喪也小祥  
之衰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如有五服之親喪則往  
哭之服其新死之服而往反則服已功衰之喪服期喪  
諸侯絕不因有諸親始死之服今之服其服當是敵體  
及不臣者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

期之喪為祖既同祖伯叔同父昆弟然不行祥禫之祭  
此係父在為母之服名為期年十一月而易練服十三  
月而祥祭十五月而禫祭至十一月而小祥則可以弔

人矣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已有大功之喪既葬往弔他人之喪則弔哭既畢即退去不待與主人襲歛等事也

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期喪俱有主喪之人惟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主其喪葬之事雖未葬亦可出弔但鄉人則弔之遠則不弔弔但哭而即退不與其襲歛之事焉此喪已葬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此後弔人可以待主人襲歛等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小功總麻執事不與于禮

小功總麻服輕人有喪則弔有事為之擯相可也若饋奠之禮則不與蓋哀戚在心事可執而禮不與蓋事輕而禮重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同窆下棺也

送葬之禮各如其情不可過不可不及平日彼此相接以禮趨以示敬其來弔也柩出廟之宮門即退去蓋人可敬而情則踈也曾有事相會而相揖是同過席共過事柩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蓋有相知之雅而情不甚親也至于有事相問有物相饋是有往來恩義必待柩

安措寔其穴而後退蓋情重不歸于土不能舍也若夫  
生時執贄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直俟孝子反哭于  
家盡其悲哀而後退蓋交與之誼深既送之于墓又必  
別其子于家也朋友在五倫之內在官爲僚在鄉爲同  
學善相勸過相規有事同心共濟恩義更重待虞附祭  
畢而後退蓋音容不可見有木主如見焉虞于宮附于  
廟神安而朋友之心稍定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  
待盈坎

送葬而弔本是相助葬事非空從主人而已四十以內  
者強壯有力助之執紼以扶柩同鄉之人五十始衰不

能用力待柩寔竟而孝子反亦從之而反四十者不隨  
孝子反孝子柩下穴卽歸虞祭鄉人既來助葬待土滿  
坎而反若非同鄉之人無論長幼皆從主人歸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  
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喪中之食雖惡必食之以充飢因其喪而不食則飢飢  
則力不能勝事必致廢事非禮也人樂乃飽飽則忘哀  
亦非禮也居喪之道僅免于飢可也倘哀之過而不食  
則精神消耗至于目昏而視不明耳聾而聽不聰無力  
而行不正心亦昧沒而反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則



飲酒食肉以養之年至五十則衰弱哭泣擗踊俱有節  
不得哀之過而使其身體極其羸瘠年至六十則血氣  
不足衰麻在身而已不使其身體羸瘠七十則愈衰飲  
酒食肉凡此者皆恐不養其身因喪而至病且死也疑  
恐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  
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人食之食音嗣

有斬衰之喪服在身人召之食不往心有憂遇食可食  
焉食而往則不可也大功以下既葬有事適人家人食  
之其親黨也則食非其親黨而亦食之則食于人無有  
定限也故弗食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酪音洛下  
食音嗣

漿水米汁也酪乳汁也乳作汁所以使人肥澤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焉  
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孔子曰居父母之喪不浴不沐身有瘍則浴以去其膿  
血首有創則沐以治其瘻痛病則飲酒食肉以養其血  
氣哀之過而毀瘠其身以成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比  
于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故君子直謂之無子

瘍創癰也亦傷也創同瘡痛也瘻也又刀傷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于垣

行于道路不可無歸從柩送葬葬畢反哭皆着免而行

於道路非此二事則不免于道路也。垣道路也。集說云：此亦謂葬之近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也。免音問。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浴沐。

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所以自飾也。故惟虞附練祥則祭以交神不可以不潔。非此則不沐浴也。練祥不主大功小功。然曰以上則斬衰在其內。虞附小功與祭亦沐浴。故帶言之耳。士虞禮云：沐浴不櫛。又云：明日以班附沐浴。櫛則虞不櫛而附櫛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

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疏衰齊衰也。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不辭而見自己不請見人蓋哀痛在心不分心于外。馳求見于人是哀痛之心不專一也。小功之喪輕既葬之後有事請見人可也。大功之喪雖既葬亦不行也。父母之喪亦與人相見必是人來弔喪或親戚勸助喪事不辟涕泣至哀無飾也。若小功大功則無涕泣見人之禮。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若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此言廢人之喪從政從為政者教令給繇役也。三年之喪大祥而從政期之喪至三月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

亦三月之後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三日既殯而從政庶人雖踰月而葬而從政則依士禮三月為期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一定之常聲乎曰父母死而哭如小兒在中路失其母哀痛之極無復音節安得有常聲乎所謂哭不偯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此言死者當諱之禮集說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以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姊妹於已小功以下本不合

諱但以父之所諱已亦從而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諱也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母之諱母為其親諱也子于宮中亦諱之妻為其親諱也夫亦諱于其側於外皆不諱矣若母與妻之諱適與已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在別處亦諱之從祖昆弟小功之親本不當諱與母妻之諱同而輕而合之則諱之而已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入哭踊三者三乃

出

合下兩節明遭喪冠娶之節卜日而冠已有定期在月內矣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雖有三年重喪亦喪服而冠可也而况齊以下乎既冠于喪次入哭踊每哭一節三踊如此者三凡為九踊乃出就次所若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大功之末謂已之大功也末言服之將除也可以冠已之子可以嫁已之女父小功之末已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且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去除喪尚有兩月其情輕可以冠取妻此言正服之小功也若下殤本自期而降其情重不可以冠取妻也卜冠期在月中可以喪服而冠在次月便不可冠也此段文義多不可解鄭

氏謂大功之末不獨言已身父亦在內小功之末不獨言父已身亦在內求其說而不得故疑其為交互言之也集說謂下文言父小功則上文言已小功若分而言之則已大功父亦功父小功已亦小功只有父大功而已小功如同高祖之伯叔在已小功在父大功未有父小功而已大功者分又分不去若謂有小功之末可以取婦一節論之何不竟言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而說及

于父大全張子疑大功之末下十二字為衍父字當在大功之末工于理則順是又億度之辭未必簡之錯雜如是也余謂只移父字在大功之上文義斯通矣末字註疏訓卒哭集說謂服之將除為末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又有小功卒哭之文末與卒哭有分別不得以末為卒哭也蓋父小功之末有小功有總麻言已小功之卒哭便可云云是下轉語寬一層也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弁經之服弔服也首着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經其服有三等錫衰總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于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父有服父有憂而不樂矣子自當以父之心為心同宮之子出外不與于樂母有服母之親與父之親降等凡鐘鼓琴瑟不妨聽焉而已不舉之以為樂妻有服與母又不同不舉樂于妻之側別處不妨舉之以為樂也有大功喪之人將至則哀其所哀琴瑟辟而不彈小功喪之人至彼之服已輕情不甚戚八音不必絕矣 父母之服其子不過輕一等耳亦有服也但子先除而父母未除耳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

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

婦人出嫁本親降服其喪夫族主之姑姊妹死無子夫黨無姪為之嗣又無族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寧前後之隣東西之隣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妻之黨主之而附于夫之黨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姑姊妹無人主喪有加服之禮乃委之里尹鄉隣豈因其降服而不如隣里耶此說甚不通妻黨主之而附祭于其祖姑于情于理甚當而集說以為非欠斟酌矣鄭曰百戶為里一戶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里或為士諸侯吊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

主之亦此義也夫隣國之君吊其臣而君為之主一則臣卑不敢為主一則隣國之君為君而吊其臣自當君為主此特典非常禮也不可以此為例朱子曰古法既廢鄰里戶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吾恐姑姊妹亦必不享他人之祭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于采

麻喪服之經也紳大帶也喪以麻經代大帶麻者不得復着大帶也執玉是大禮所在不得着衰經麻衣之上不可加玄衣纁裳之采此言吉凶不並行若在衰經之中便不可垂紳衣采而執玉執玉必須着玄衣纁裳之采服束大帶以相見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阼階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此言未成人者不能為禮童子哭則直聲不委曲而偯臨喪必踊年幼肋骨未堅不踊當室則杖童子不當室不杖喪屨必菲童子之服可畧不菲斬齊之喪居倚廬童子尚柔弱難受風濕不廬若童子為父後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叔母之服齊衰期從伯叔而服之義服也其情輕故

服重而踊不離地姑姊妹之大功因出嫁而降服骨肉

之親其情重故服雖輕而踊必絕地知此義者能用禮文矣哉重言之以見其當然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此記失禮所由始集說云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矣泄柳魯之賢人母死而相者由左其徒宜循其禮而違之非善學者矣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含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于筭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筭音煩竹器以葦枯竹為之其形如筥衣

之以青繒以  
盛束粟之屬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  
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此言葬虞隨其位之尊卑以為禮士職卑位下三月而  
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位尊而禮厚可以成禮三月而葬  
五月而卒哭諸侯有土之君同盟畢至而葬故五月七  
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

諸侯使人弔其次舍祔賙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  
此也

諸侯薨鄰國遣使來先弔次舍次祔次賙次臨四者之  
禮一日畢行詳見于上篇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  
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此言君待臣之厚卿大夫疾恩義如師保者君問之無  
算士一問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待  
卿大夫如伯叔兄弟也為士比至于殯不舉樂士卑矣  
其恩禮何等尊重君如此待臣臣不以實心事君非人  
矣為人君而自尊輕臣有喪不弔有疾不問待之如犬  
馬而望其忠君愛國豈可得哉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  
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  
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此言諸侯大夫送葬正柩執鐸之禮將葬則朝廟升西階用軛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諸侯柩有四紼執紼之人五百執紼者皆啣枚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啣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諠譁也司馬左右共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于衆也葆形如蓋以羽為之匠人執之以御柩在柩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紼者知之也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執紼者如其數也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匠人御柩以茅為麾紼即引也在廟曰紼在塗曰引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孔子謂管仲大夫也簋所以盛黍稷鏤刻蟲獸以為飾絃冕之飾天子用朱諸侯則青大夫士用緇而管仲之絃乃朱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道以蔽內外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而管仲旅樹反爵反爵之坫土為之在兩楹間諸侯為兩君之好獻酬禮畢設此以反爵而管仲亦有之刻山于節畫藻于稅天子之飾也而管仲亦有之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蓋鏤簋朱絃山節藻稅僭天子反坫旅酬僭諸侯大夫而僭天子諸侯是忘已之分而凌上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大夫祭用少牢列于俎晏平仲大夫而祭先用豚肩則不備物列于豆則不成器豚肩又小而不能揜豆儉不中禮矣賢大夫也過于省約使不為大夫者何以祭其先是難為下也君子行禮各如其分上不至于僭上之所為下不至于偏下之所當行惜乎齊之兩賢大夫不能得其中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婦人在境內骨肉之親有往弔之禮若越國而弔必父母三年之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不踰封而弔封國之封疆也女之嫁者父母期此云三年以本親言也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女賓弔入自正門升于正階主人迎于門外父母之親不同于女賓入自闈門通于內宮之側門也升自側階東房之側階也主人不出迎君在阼階其他哭踊鬢麻之禮如奔喪者然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

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  
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  
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三患是為學之君子五耻是為政之君子然為政之所  
耻本于為學之患不患所當患則不知耻所當耻矣君  
子有三患修身立行之道所當聞也未之聞患弗得聞  
無以淑身也既聞之必窮其理欲其知患弗得學也既  
學之而知其所當然且知其所以然矣必見諸行事斯  
不負所學常患其弗能行惟其患焉是以朝夕孜孜得  
以有成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不能講明安上全下之  
道而見之言君子之所耻也有其言須見之于行能言  
而不能行君子又耻之君子既行而得之矣偶有阻滯  
或一時懈弛而失之君子又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必  
已之德不足感動斯民近者不悅遠者不來也君子耻  
之已與他人同任事役民之衆寡惟均而他人之成功  
倍于已必已之勸課督率不如人也君子又耻之知所  
耻自能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所學不負矣無三患者  
不知有五耻有三患而無五耻所學亦僅能治已而不  
能及人惟患耻相因是以成其為君子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周禮校人六馬天子乘玉路曰種馬兵車所乘曰戎馬  
金路所乘曰齊馬象路所乘曰道馬木路所乘曰田馬

負乘載遠者曰駕馬駕馬最下者年歲荒凶人君自取而乘之也下牲如常祭用太牢降用少牢之類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兩者不同愚謂者凶之大小如何以辨祭品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之教孺悲學者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音

集說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

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今僅使之為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文武之道也

張張絃也弛落絃也孔子以弓喻民謂弓之為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文武不能為治也勞苦逸樂均非宜民之道故文武弗為張弛相循乃文武之所以王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集說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  
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  
至也有事于祖禘祭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于太廟蓋夏正建巳之月郊用冬至禮之當然此  
言獻子七月禘祭行禮之變也 本經之正月七月以  
周正言也明堂位之季夏六月周之祭祀仍以夏正之  
兩仲為祭期也

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古者諸侯娶必告之天王天王命之為某國夫人魯昭  
公娶吳同姓不敢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後遂以為

常 疏曰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夫人及  
卿大夫之妻則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  
命其妻也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疏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  
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為君服斬衰為夫人齊  
衰此云猶內宗也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謂  
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古者大夫不外娶故  
君之姑姊妹嫁于國內大夫為妻是其正也諸侯不內  
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  
其無服而嫁于諸臣從為夫之君者內外宗皆然若嫁

于庶人則亦從其夫為國服齊衰三月者內外宗皆然  
集說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有爵  
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註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  
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姊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  
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三也內宗  
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註  
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

廡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  
道也

此言夫子待弔火災之禮廡養馬之廡也被火雖非大  
災鄉人聞之而來弔則以弔問之禮待之夫子拜而謝

之士一拜大夫再拜亦相弔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  
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于大夫者之為之服  
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此言諸侯命其臣為大夫服不沒其舉賢之心也孔子  
曰管仲遇盜其中有二人焉本非有心為盜而為盜所  
誘以入于盜管仲見其才可用而進之于桓公以為公  
家之臣曰此二人者平日所與遊皆邪辟是以為盜而  
其才實可用也此二人入于盜黨已負重罪原其情憐  
其才不惟赦其罪而且引而進之于朝于二人有恩于  
國為忠管仲死桓公使二人為之服凡公家之臣不為

大夫服宦于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非禮之常有君命焉所以服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過失誤也偶不及檢而出言犯君之諱則起立而不自安以示其改變之意諸臣之名或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 辟音避

集說人臣在國同僚卿大夫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則畏避若敵國外患當盡力死義可也

叅內亂不與若謂卿大夫作亂可以不與則外患亦可辟分別兩途不可解愚意或是內庭作亂在外之臣一時不及與難在外則本國之卿大夫及兵民皆當出死

力以禦之不獨隣國加兵夷狄侵擾為外患而弗辟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大行人也贊大行古禮書篇名贊大行人之職者也其書曰圭之制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圭璧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凡此皆玉為之藉玉以韋衣板為藻三采采白蒼也每色為二行是六等也 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半寸也剡上削殺其工也此圭之制也若璧則圓而不削工也 殺去聲行音杭

哀公問于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哀公問于子羔曰子之居官食祿在何君之時對曰文公時之下執事也文公至哀公七君此言上世始仕之時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衄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御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饗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此言饗廟之事造廟告成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

人皆爵弁純衣爵弁士服純衣玄衣纁裳也宗人先請于君曰請命以饗某廟雍人是厨宰之官拭淨其羊宗人主祝神之官舉祝詞以告神宰夫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不用羊者戒于廟室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廟也先門而後夾室各用一雞凡三雞也衄者將刲割牲以饗先戒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也其衄于屋下割雞門于當門夾室于中室有司皆御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饗衄之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事畢雍人宰夫乃皆退反命君曰饗某廟事畢宗人反命于君之路寢方饗之時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純音緇刲音奎衄音



二鄉去声  
朝音潮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饗饗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路寢生人所居不饗不神之也考之者與賓客燕會設酒食洗落之即歡樂之義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饗之以豶豚

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豶豚牡豚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此言國君出妻之事夫人為國之小君與君共承社稷

宗廟之事正內以理陰教本無可出之理有罪而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于執事蓋夫人雖有罪不斥言其罪主人對曰寡君子納采之時固云不教矣今既不能事君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隨使之有司官陳夫人嫁時所賚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人亦使有司官受之竝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天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

則稱天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此言大夫士出妻之事如有不得已而妻出使人致命于妻之父兄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不介言其罪使其妻有退步使其父兄可受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極不相安之際而語言宛轉各存其體處變而不失其禮也凡遣妻致命必由尊者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所遣之妻為主之子則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稱某之姑姊妹不肖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蔬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蔬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此言少施氏待孔子有禮少施氏孔子前母之黨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蓋少施氏待我以禮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不以禮食之不能飽也孔子祭少施氏作而辭曰蔬食不足祭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孔子為之飧又作而辭曰蔬食也不可強飽以傷吾子言其謙謹而得體也

少去声食我蔬食之食皆音嗣飧音孫父音甫強上声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此言婚禮納徵也一束十卷也八尺為尋每五尋為匹

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而卷矣故束五兩 鄭  
氏曰四十尺謂之匹言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  
諸父各就其寢

此言婦見夫親長之事婦來之明日見于舅姑其兄弟  
姑姊妹皆立于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舅姑在堂上  
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于夫之兄弟姑姊妹前是即為  
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諸父尊明日各就其寢而  
見之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髻首

集說疏曰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

人禮處之婦人執其禮者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  
賓為笄禮主婦為之着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  
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髻首者謂  
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為髻紒也  
此為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髻音拳着入声  
處上声髻音

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  
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疏曰鞞鞞也會飲縫也鞞旁緣謂之紕下緣曰純紕條

也謂以五采之絲置于諸縫之中詳見玉藻 長廣並去

紕音毗純音準紕

音旬縫緣並去声

此篇大意不出乎居喪之道不揆次序逐事逐節言之又有不在喪事中者亦及之學者誠能細心而玩索焉則立身之本奉親之節庶乎有所執持矣

